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题目：马克思恩格斯流氓无产阶级思想研究

英文题目：A Study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n the
Lumpenproletariat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论文编号：L202699129

2026 年 4 月

摘要

流氓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在西方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浪潮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可能被卷入到革命运动之中。目前，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经济地位规定、历史发展形态、政治参与的作用均研究不足。本文重返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文本，在对“法国三书”等传统文本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掘《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及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等在该研究领域中长期被忽视的文献，力图在历史成因、革命限度与反革命可能三个维度上对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作出梳理。

流氓无产阶级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然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据此，本文区分了流氓无产阶级的三种历史形态：依靠国家供养的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以非生产性劳动服务于资产阶级消费的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以及以违法手段生存的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梳理三种流氓无产阶级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形态演变与转化机制，揭示了流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流氓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参与革命的局限性。流氓无产阶级因贫困处境而具有潜在革命性，但其游离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其缺乏稳定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纪律，极易表现为冒险主义、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从对维利希军事冒险集团的批判，到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决裂，反复揭示了流氓无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破坏性影响。而在早期民主主义革命、民族主义革命、种族主义运动中，流氓无产阶级因其创生的历史原因、面对的矛盾冲突、参与的革命运动的性质等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其可被动员参与进入革命的一面得到了更大的彰显，但是其反革命的一面和盲动主义的特点仍然存在。

本文进而深入剖析流氓无产阶级的反革命属性。统治阶级通过物质收买与意识形态询唤两种手段，将流氓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具有三种逐步深化的递进形态：零散的暴力打手、服务于特定资本集团的黑帮、以及类似十二月十日会的政治性组织。这种递进形式也展现了流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发展。零散的流氓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视为非法存在、黑帮通过各种洗白手段被纳入资产阶级法权体系之内、流氓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则参与操控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且最终导致了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劣化和极权转向。这种国家机器劣化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以流氓无产阶级充任底层打手、独裁者掌握行政权力、文化流氓无产阶级确立意识形态、金融贵族作为实际统治者的完整国家体系。

最后，本文探讨了应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基本策略。通过对比 20 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流氓无产阶级弃之不顾的排斥性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争取、改造、利用”的系统方针以及二者不同的历史后果，本文指出：唯有坚持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引领，建立对流氓无产阶级内部差异性的具体认知，并实施思想改造、劳动改造与组织改造，方能在维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同时，将流氓无产阶级转化为能够参与革命的有生力量。

关键词： 流氓无产阶级；寄生性；革命限度；波拿巴主义；金融贵族。

Abstract

The lumpenproletaria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in Marxist class theory.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wave of right-wing populist movements in the West and may also be drawn into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However, current scholarship lacks sufficient research on its economic determination, historical forms of development, and rol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thesis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texts of Marx and Engels.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texts such as the “Three Books on France,” it explores long-neglected materials in this field, including the “Saint Max” chapter of *The German Ideology*, the manuscript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orrespondence of Marx and Engels. It seeks to systematically clarify the concept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from three dimensions: historical formation, revolutionary limits,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potential.

The lumpenproletariat has existed throughout history, but it achieved full development only in the capitalist era. Accordingly, this thesis distinguishes three historical forms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the aristocratic type sustained by state patronage, the domestic-servant type serving bourgeois consumption through unproductive labor, and the criminal type surviving by illegal means. By examining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se three form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the thesis reveals the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in capitalist society.

On this basis,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in democratic revol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its revolutionary participation. Driven by poverty, the lumpenproletariat possesses potential revolutionary tendencies. However, its precarious mode of existence determines its lack of stable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making it prone to adventurism, opportunism, and sectarianism. In their forty years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from their critique of Willich’s military adventurism to their break with Bakunin’s anarchism—Marx and Engels repeatedly demonstrated the destructive impact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on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early democratic revolutions, nationalist revolutions, and racial movements, a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such as the causes of its emergence, the contradictions it faces,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t joins) change, the lumpenproletariat’s mobilizable revolutionary aspect becomes more prominent. Nevertheless, its counter-revolutionary side and its characteristic of putschism persist.

The thesis further analyzes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The ruling class organizes the lumpenproletariat through two means: material bribery and ideological interpellation. This organization takes three progressively deepening forms: scattered violent thugs, gangs serving specific capitalist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Society of December Tenth. This progression also reveal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 legality. The scattered lumpenproletariat is regarded as illegal by the bourgeois state apparatus; gang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bourgeois legal system through various means of “cleansing” ; and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of the lumpenproletariat participate in manipulating the bourgeois state apparatus,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degeneration of that apparatus and its turn toward authoritarianism. The final outcome of this degeneration is a complete state system in which the lumpenproletariat serves as the grassroots enforcer, a dictator holds executive power, the cultural lumpenproletariat establishes ideology, and the financial aristocracy acts as the actual ruler.

Finally, the thesis explores basic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the lumpenproletariat. By comparing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 exclusionary stance toward the lumpenproletaria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hich left it to its own device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systematic policy of “winning over, transforming, and utilizing,” and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two approaches, the thesis argues that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a vanguard party, establishing a concr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s within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labor trans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can the lumpenproletariat be converted into a viable revolutionary force while preserving the proletariat’ s position as the main revolutionary subject and maintaining the purity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Keywords:Lumpenproletariat;Parasitism; Revolutionary Limits;Bonapartism;Finance Aristocracy.

目录

摘要	II
Abstract	IV
绪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现状	2
三、研究方法	7
四、研究思路	8
第一章 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成因与基本类别	10
第一节 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	10
一、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生成	10
二、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提出	13
三、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特征	15
第二节 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	16
一、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特征	16
二、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体循环论	18
三、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近现代延续和消亡	20
第三节 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	21
一、封建家臣向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转化	22
二、生产性劳动、互助式非生产性劳动和家仆式非生产性劳动	23
三、金融资本发展下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的扩大	24
第四节 罪犯式的流氓无产阶级	27
一、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27
二、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辩证关系	29
三、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非革命性	31
第二章 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局限性	32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实践中对流氓无产阶级革命限度的批判	32
一、流氓无产阶级对革命内部的分裂	33
二、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理论批判	36
第二节 早期民主革命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37
一、早期民主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意愿	37
二、早期民主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	39
三、早期民主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限度	39
第三节 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40
一、民族压迫导致的流氓无产阶级	40
二、流氓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的亲和性	42
三、流氓无产阶级的买办性	43
第四节 种族主义运动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43
一、欧洲历史传统中流氓无产阶级的种族性话语	44
二、流氓无产阶级的种族化过程	45
三、流氓无产阶级化阻碍种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45
第三章 反动政权收买下的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反动性的深化	47
第一节 统治阶级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收买手段	47

一、资产阶级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物质收买和福利制度的异化	47
二、资产阶级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询唤	49
第二节 黑帮：服务于单个资本集团利益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	51
一、从单个打手上升为黑帮	51
二、维护大地主利益的黑帮	52
三、维护资本集团利益的黑帮	53
四、维护买办资本利益的黑帮	53
第三节 十二月十日会：上升为政治组织的流氓无产阶级	54
一、独裁者通过流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54
二、收买流氓无产阶级导致国家的债务化	55
三、国家债务化导致的金融资本统治	55
四、国家政权的流氓化	56
第四章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引领改造	58
第一节 先进政党的引领是改造流氓无产阶级的前提	58
一、德国社民党的流氓无产阶级政策	58
二、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无产阶级政策	60
三、流氓无产阶级和尾巴主义	61
第二节 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分析是改造流氓无产阶级的保障	62
一、帮派之间亦有不同——青洪帮革命态度的区别	62
二、土匪——中国社会的独特变体	63
三、从土匪到剿匪——历史语境转变下的策略转变	64
第三节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改造和习气的清除	66
一、流氓无产阶级习气对革命的影响	66
二、对流氓无产阶级习气的改造	66
结语	69
参考文献	70

绪论

一、研究背景

流氓无产阶级 (Lumpenproletariat) 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重要范畴, 却长期陷于学界误读与概念混用之中。尤其是在革命后“五月风暴”时代, 在反思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流氓无产阶级”借由法农的思想资源进入新激进左翼思想家的视野。激进左翼思想家将其视为超出资本主义结构之外的真正革命力量。

然而,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的现实发展中, “流氓无产阶级”表现出与左翼思想家们想象中的完全不同的表现。2026年初, 中文互联网热议的“斩杀线”概念, 揭示了美国底层群众的生存困境: 虽有工作但积蓄微薄, 一旦遭遇失业、重病等意外便可能“血条见底”, 触发失去住房、信用破产的灾难性坠落。更令观察者困惑的是, 这些处于“斩杀线”以下的底层群众, 并未将痛苦遭遇转化为革命热情, 反而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温床——特朗普的支持率节节攀升, 其组建的 ICE (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冲锋队, 恰恰大量招募来自经济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 将暴力指向普通群众而非真正的压迫者。

对这一现象做出历史性诊断, 需要重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早在 1852 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马克思便揭示了类似特朗普“ICE”这一政治组织背后的一整套雏形式的结构: 路易·波拿巴通过财政收买与意识形态询唤, 将流氓无产阶级组织为“十二月十日会”, 使其成为个人独裁的社会基础; 波拿巴本人不过是金融贵族的代言人, 通过行政权力窃取社会, 同时将国家出卖给金融资本, 以债务融资维持对流氓无产阶级的供养; 这种“馈赠和贷款”的财政艺术又注定促进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 以对外战争转嫁国内危机。流氓无产阶级—波拿巴—文化流氓无产阶级—金融贵族, 构成了底层打手—行政权力—意识形态——金融资本联合运作的完整国家体系。这一构形与今日美国政治高度相似, 凸显了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当代阐释力的迫切需求。

然而, 现有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把握, 与其重要性极不相称。国际学界虽有德雷珀 (Hal Draper)、巴萨德 (Robert Bussard) 等学者的文本梳理, 但绝大多数研究将视野局限于《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分析、在《资本论》和信件中对流氓无产阶级历史形态的分析几乎视而不见。国内研究则长期停留在评介层面, 未能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

本文正是在上述现实背景与学术背景的双重驱动下展开的。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在于其寄生性，这种寄生性建立于统治阶级的需求之上。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该阶级可以划分为三种典型形态：以古罗马平民为代表的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以封建家臣为代表的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以城市窃贼游民为代表的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这三种典型类型都有着历史的原型，并且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流氓无产阶级可以参与革命、但是在革命中也会将冒险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等习气带入革命之中。需要革命政党的引领改造。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流氓无产阶级，其形成原因、革命意愿、可改造性也大有不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流氓无产阶级也可能参与反革命的一派。统治阶级通过物质收买与意识形态询唤，将流氓无产阶级组织化为从零星打手到黑帮再到政治性组织的递进形态，最终构成波拿巴主义国家体系的社会基础；这一体系以金融贵族为实际统治者，以债务化财政为运转机制，以帝国主义扩张为外部表现。理解流氓无产阶级，亦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不可绕过的理论环节。面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双重性，革命政党既不能放弃对这一群体的争取，将其推入反革命一面；又不能在接受中被流氓无产阶级的盲目性感染，陷入盲动主义、流氓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之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吸收、引导、改造这一“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的群体

二、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有关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以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为研究对象；第二，以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对“游民无产者”的政策为对象。在这一个学术语境下，“游民无产者”被理解为中国式的“流氓无产阶级”

国内学界对流氓无产阶级问题的理论研究整体上仍属边缘议题，但近年来已有若干值得重视的推进。依据研究取向，现有成果大致可分为概念史梳理、哲学批判和概念重构三条路径。

郭台辉、张悌的研究对当代西方学界围绕这一概念的肯定、否定与重构三种立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引介¹。这一研究的文献覆盖面较广，为国内读者提供了难得的西方争论参照。该文的局限在于：其梳理基本依赖西方二手文献，对马恩原典的直接处理较为薄弱，对德雷伯、巴萨德等人的观点取向各异，介绍有余而辨析不足。

¹ 郭台辉、张悌：《马克思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语义演变与当代争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3期。

夏莹、邢冰的研究对西方激进左翼流氓无产阶级观念进行了批判¹。该文聚焦于法农、马尔库塞及当代激进左派对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援用与改造，批判了巴迪欧的“事件位”、朗西埃的“无分之分”、齐泽克的“贫民窟”等理论将流氓无产阶级视为“实在界的剩余”、赋予其突破象征秩序之潜力的思路，指出激进左派忽视了这一群体的流变性及其与权力的深层同构性，具有一定的理论锐度。然而，该文的论证框架本身仍运作在拉康主义的话语体系内部，以主体性和剩余的观念性范畴定位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批判激进左派的唯心主义之余，自身也并未真正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地基上。

牟成文、郭金鹏的研究，该文从词源出发，对马克思文本中流氓无产阶级的各层内涵进行了梳理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这一概念扩展为“阶层/人”、“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三个维度构成的立体范畴，提出在当今中国，作为阶层实体的流氓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以“流氓习气”形式表现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仍以多种样态延续。

郭春生、罗涛涛的研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追踪了流氓无产阶级群体从经典作家语境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形态流变，关注到了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揭示了其历史延续性与变动性并存的特征。但该研究在各历史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上着力不足。³

总体而言，国内理论研究在近年来有所推进，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建构。

在历史研究层面，中国近代游民问题的研究积累深厚，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绵延至今，形成了涵盖社会史、文化史与党史多个层面的丰富成果。

就游民问题的综合研究而言，王学泰先后出版的《中国游民文化小史》（1999年）和《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2011年）是这一领域迄今最具综合性的文化史著作，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游民群体的称谓演变、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特征。

4

就会党、秘密社会的研究而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围绕会党性质的讨论留下了若干较有价值的成果。林增平在《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的性质问题》（1962年）中判断天地会是游民无产者的秘密结社而非农民团体⁵，郭汉民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性质与作用》中以湖南哥老会为中心，从清廷募兵汰勇与外国

¹ 夏莹、邢冰：《流氓无产阶级的激进左翼想象及其批判》，《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

² 牟成文、郭金鹏：《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三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³ 郭春生、罗涛涛：《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历史演变》，《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⁴ 王学泰：《中国游民文化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⁵ 林增平：《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的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资本主义侵略两个结构性因素论证了流民无产者成为会党主体的历史机制¹。蔡少卿 1987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是此后较早系统研究帮会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著作，较早触及了会党性质与中共统一战线的关系问题²。邵雍在多篇论文中进一步区分了以游民为主体的帮会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会道门在政治倾向与可改造性上的结构差异，认为洪帮系统因组织性更易被革命整合，而道门系统因信仰固化则难以转化，这一区分对于理解流氓无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具有参考价值³。

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游民政策的研究而言，高晓晨注意到，相对于马恩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对流氓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给予了更多的强调⁴。何成云的从社会变迁角度考察了游民阶层的历史演变，揭示了游民的双重面相——革命性与反革命性并存，但同样未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予以深入解析⁵。

胡金波的博士论文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处理游民问题进行了迄今最为系统详尽的历史考察⁶。将这一时期中共与游民的关系梳理为三个层次：对社会游民的吸纳与排斥、局部执政后对社会游民的系统改造、以及对革命队伍内部游民意识的整顿。该文广泛征引赣南闽西地方文献，完整呈现了从共产国际指令到毛泽东因地制宜的政策演变脉络，尤其揭示了毛泽东如何在改造绿林武装过程中形成一套有效的实践方法。这是目前这一具体历史问题上最扎实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相关论述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然而该论文的视野基本停留于党史叙述层面，对游民问题与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几乎未作探讨，无法回答中共革命实践中的游民改造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流氓无产阶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纵观国内历史研究，主要的共同局限在于：受学科知识体系的制约，研究者对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普遍缺乏把握，由此造成两方面的反复失误：其一，始终无法在分析框架上将游民（无产者）与流氓无产阶级有效区分，或在理论表述上区分而在实际论述中混同；其二，在涉及马克思文本的引用上出现一般性的文献错误，例如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误认为是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首次出场，而实际上这一概念首见于同书的“圣麦克斯章”。这种理论基础的薄弱，使得历史研究成果长期无法被整合进更宏观的马克思主义

¹ 郭汉民：《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性质与作用》，《湖南师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

²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³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⁴ 高晓晨：《试析中国共产党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认识——以民主革命时期为考察中心》，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5 期。

⁵ 何成云：《“流动”的革命性：论 20 世纪以来社会变迁中的“游民”阶层及其研究》，《史林》2020 年第 6 期。

⁶ 胡金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游民问题的认识与对策——基于中央苏区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5 年。

发展史叙述之中。

(二)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界对流氓无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逐步形成, 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 文本与概念史的梳理、对概念本身的质疑与否定、以及殖民地与激进左翼语境下的扩展援用。

就文本与概念史研究而言, 德雷珀 (Hal Draper) 是迄今国际学界对这一概念做出最系统研究的学者¹, 他对“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术语在马克思文本中的词源与语义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将其作为马克思整体阶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讨论。德雷珀的研究为后续国际学界提供了基本参照。

巴萨德 (Robert Bussard) 的研究则将关注点放在概念形成的早期阶段, 着力追溯“危险阶级”话语在马克思之前的欧洲社会思想传统中的渊源, 探讨马克思如何在批判这一话语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畴²。然而, 巴萨德进一步提出, 流氓无产阶级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实际上已逐渐被弃而不用。这一判断与事实不符, 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期著作中不仅延续使用这一概念, 且在历史纵深方面有所拓展。

斯坦利布拉斯 (Peter Stallybrass) 在 1990 年的论文《马克思与异质性: 思考流氓无产阶级》³中, 从文化表征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概念, 着重探讨马克思在描述流氓无产阶级时呈现出的内部异质性与概念不稳定性, 并指出这种不稳定性并非理论缺陷, 而恰恰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差异的独特方式的体现。索伯恩 (Nicholas Thoburn) 在 2002 年的论文《马克思的差异: 流氓无产阶级与无名的无产者》⁴中则尝试将这一概念与后结构主义的差异政治加以沟通, 批判了围绕这一概念长期形成的无论激进还是保守的种种简化处理。

在质疑与否定路径上, 以马克·卡宁 (Mark Canin) 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 流氓无产阶级的界定与生产关系无关, 其核心在于政治立场, 同一社会群体可以依据其政治倾向而被归入或排除于流氓无产阶级之外⁵。这种处理方式在客观上瓦解了流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范畴的理论严肃性。施瓦茨 (Michael Schwartz) 亦持类似立场, 而其研究还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 (SPD) 的优生学政策, 揭示了这一概念在第二国际时代欧洲语境下所发生的特殊变异⁶。流氓无

¹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II: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² Robert Bussard, *The "Dangerous Class" of Marx and Engel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 8, No. 6, 1987, pp. 675-692.

³ Peter Stallybrass, *Marx and Heterogeneity: Thinking the Lumpenproletariat*, *Representations*, No. 31, 1990, pp. 69-95.

⁴ Thoburn N. *Difference in Marx: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the proletarian unnamable*, *Economy and Society*, 2002, pp. 434-460.

⁵ Mark Cowling. *Marx's Lumpenproletariat and Murray's Underclass: Concepts Best Abandoned?*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p. 228-242.

⁶ Michael Schwartz: *Proletarier und Lumpen: Sozialistische Ursprünge eugenischen Denkens*, in:

产阶级的界定逐渐与种族化的“劣等”人口话语相交织，由此呈现出阶级概念向种族话语渗透的历史面向。

就激进左翼对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颠倒性使用而言，法农（Frantz Fanon）在1961年出版的《大地上的受苦者》¹中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定性开启了后来激进左翼对该概念革命地位的颠倒之路。法农认为，在殖民地社会中，城市无产阶级已被收编进殖民体系，真正具有革命潜力的反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在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语境下，法农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被西方激进左翼超历史地援用了。

巴迪欧的“事件位”、朗西埃的“无分之分”、齐泽克的“贫民窟”等理论将流氓无产阶级视为“实在界的剩余”、赋予其突破象征秩序之潜力。激进左翼从抽象概念出发对流氓无产阶级进行的过度美化和重视除了用各种自创词汇让理论变得更加抽象和玄奥莫测之外，并没有超越施蒂纳、巴枯宁等人的旧无政府主义的流氓无产阶级观。²

总体而言，国外研究在文本梳理与跨语境援用两个方向上均有所积累，但呈现出共同的结构局限：绝大多数研究将分析目光集中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3年手稿》中就流氓无产阶级所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几乎视而不见，对其在具体历史上的种种流变形态也视而不见。这一文本选择上的系统性偏差，导致国外学界始终无法在经济学层面确立流氓无产阶级的独特阶级地位，概念的讨论也由此长期在政治定性与道德判断之间打转，而未能回到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的真正地基上。

除了左翼学者直接对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之外，还应重视共和主义传统下“暴民政治”话语与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对话。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雄蜂”概念³，波利比乌斯的政治循环论中存在“暴民制”社会⁴，萨卢斯特分析了暴民在喀提林阴谋中的具体政治参与，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⁵中提出的将“暴民”（mob）与上层精英、文化精英的联盟联系起来，分析了种族主义与暴民政治的内在关联。古典共和主义的分析缺乏政治经济学基础，但其对暴民政治运行方式的揭示，为理解流氓无产阶级的反革命形态提供了重要参照。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Jg., H. 4 (1994), S. 537 – 570.

¹ [法]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受苦的人》，杨碧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² 参见夏莹、邢冰：《流氓无产阶级的激进左翼想象及其批判》，《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28—37页。

³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⁴ 波利比乌斯：《通史》，杨之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

⁵ [美]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对马克思、恩格斯流氓无产阶级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阐释。

(一)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是本研究的基础性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论述散见于不同时期的各类文本之中,既有公开发表的著作,也有大量手稿、笔记和书信。本研究坚持“回到马克思”的学术立场,对以下文本群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度解读:其一,早期著作中的相关论述,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中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批判性分析,这是马克思首次提出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也是首次对流氓无产阶级作出较为系统的理论界定;其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的文本,包括《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非生产性劳动、相对过剩人口的论述,其中蕴含着对流氓无产阶级经济根源的深刻揭示;其三,革命实践时期的政论文章与通信,特别是关于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等历史事件的分析,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流氓无产阶级政治功能的现实考察;其四,晚年书信中的补充性论述,如恩格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策略问题的通信等。通过对上述文本的细致研读,本研究力图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原初意涵、理论演进及其内在逻辑。

(二)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也是本研究的核心方法之一。流氓无产阶级并非抽象的理论范畴,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本研究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将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之中加以考察,分析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及其演变规律。同时,本研究注重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理论规定,揭示流氓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产物的本质特征。具体而言,本研究既考察流氓无产阶级在19世纪欧洲的具体历史表现,又从中提炼出其寄生性的一般性特征;既分析流氓无产阶级在不同国家的特殊形态,又揭示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法权之外的需要和统治手段的普遍本质。

(三)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阶级问题的根本方法。本研究坚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揭示其政治经济学本质。马克思指出,阶级的本质在于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流氓无产阶级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无产阶级,根本在于其与生产资料的特定关系:它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又不从事生产性劳动,而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非法需求而生存。本研

究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深入分析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本质——这种寄生性并非单纯的道德评判,而是对其经济地位的科学规定:流氓无产阶级通过为统治阶级提供各种非法服务(从暴力镇压到政治阴谋)来获取生存资料,其存在本身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特殊环节。通过对流氓无产阶级经济基础的深入剖析,本研究力图超越单纯的道德批判或政治定性,实现对其本质的科学把握。

(四)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本研究的重要辅助方法。本研究在不同层面展开比较分析:其一,理论层面的比较,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与各种理论阐释进行比较,辨析其异同,澄清误读与曲解;其二,历史层面的比较,考察流氓无产阶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揭示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其三,实践层面的比较,重点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流氓无产阶级问题上的不同策略及其经验教训。通过比较研究,本研究力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流氓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五) “从后思索”法

“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重要方法,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本研究借鉴这一方法,以资本主义成熟形态为参照,回溯理解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形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过程,后期的成熟形态蕴含着前期萌芽形态的“基因密码”。

四、研究思路

本研究采用“历史成因—政治表现—策略应对”的三层递进结构,形成完整的论证链条。

第一章“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成因与基本类别”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本章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出发,分析流氓无产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将其划分为贵族式、家仆式、罪犯式三种基本形态,揭示其寄生性本质的多种表现形式。本章回答“流氓无产阶级”是谁的问题,为后续分析奠定概念基础。

第二章“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局限性”进入政治分析层面。本章考察流氓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民族运动、种族主义运动中的复杂表现,既分析其被革命浪潮裹挟而参与斗争的可能性,更揭示其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参与革命的历史限度。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本章阐明流氓无产阶级无法成为革命主体的根本原因,回答“流氓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

第三章“反动政权收买下的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反动性的深化”进一步深化政

治分析。本章聚焦流氓无产阶级被统治阶级收买的机制与后果，分析从零星打手到黑帮组织再到政治性组织（如“十二月十日会”）的递进形态，揭示其如何构成波拿巴主义国家体系的社会基础。这一章是对流氓无产阶级反革命功能的集中阐发。

第四章“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引领改造”转向策略层面。本章通过对比 20 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流氓无产阶级弃之不顾的排斥性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争取、改造、利用”的系统方针以及二者不同的历史后果，提出先进政党引领、具体认知、改造和习气清除等应对策略，回答“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么办”的问题。

第一章 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成因与基本类别

流氓无产阶级是贯穿人类社会多个历史阶段的寄生性阶层，但其形态与功能随生产方式变革而显著不同。古罗马平民依靠国家供养，中世纪家臣通过人身依附生存，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游民则在行会缝隙中游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这一群体空前的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流氓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话题。

第一节 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

流氓无产阶级产生的因素非常复杂。在不同社会结构下有着不同的成因。从古罗马平民的形成到中世纪封建家仆的发展和中间阶级骑士的破产、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游民的兴起再到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成因。而东方社会以中国为例的早早摆脱政治上的奴隶制度，底层农民直接面对中央政府的社会结构中，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又有自身的独特性。如此复杂多变的阶级，不能够笼统的用一套体系进行研究。必须要先把握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流氓无产阶级。“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现代流氓无产阶级乃是流氓无产阶级最发育、最典型的状态，也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对象。

一、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生成

流氓无产阶级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历史上始终存在流氓无产阶级的三种基本原型：

第一，跌落的中间阶级。如古罗马平民、中世纪骑士、低等级教士、近代破落贵族等。这些群体因社会结构变动而从原有等级中滑落，失去经济基础与政治地位，却保留着对旧统治阶级的依附惯性。他们不从事生产劳动，靠国家供养维生。

第二，封建家臣与家仆。如依附于封建庄园的家臣仆从。其劳动服务于领主个人的消费与管理需求，而非社会性生产。封建制瓦解后，人身依附关系被打破，但这套服务于统治阶级个人消费的劳动形式并未消失，而是随着资本家奢侈需求的增长增长，培育出现代资产阶级的家仆体系。

第三，城市底层游民。如早期城市中的流氓、乞丐、窃贼。他们靠非正规手段生存，不遵守任何等价交换的原则。他们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也没有稳定的依附对象，被排斥在资产阶级法权体系之外。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这三种原型构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的历史基因。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使流氓无产阶级空前扩大。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就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每一种行业，以至每一种生活领域，都成为无数特权把持着的禁地；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所以促成无定业无定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都从来没有象 16 世纪上半期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第三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起了作用：第一部分在镇压农民的诸侯军队中起了作用；第二部分是在农民秘密结社和农民军中起了作用，在这里随时都表现出他们颓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参加城市党派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一阶级的一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¹

一方面，三种流氓无产阶级原型自身加速发展：中间阶级破产速率加快；封建家仆虽然大批解散和流出、同时资产阶级对经济仆从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起来，城市底层游民因城市发展而聚集、违法技术逐渐成熟、组织形态逐渐成形。

另一方面，由于旧有封建制度的逐渐崩溃，大量的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大量的农奴被释放出来，他们被大批地驱离土地，涌入城市。但是，社会中的其他行业还并没有实现开放，这些农民没有办法就业，只能转变为流浪者。由于其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结构之外，这些群众也被称为“游民”。这些赤贫群众处于一种特殊的过渡状态：

他们在破产之前是农民，尚未经历城市生活的重塑；他们进入城市后也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是进入工厂成为无产阶级，还是流浪街头沦为游民。这一时期的赤贫群众“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²。这种状态由双重原因造成：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破产（农民脱离土地），资本主义不发展导致无业（城市无法吸纳）。这是一种暂时性状态，但这个暂时性阶段聚集了空前庞大的人口。

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血腥性、以及早期资本主义城市的不完善不发育，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赤贫的无产者中，一般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区别和分化不大。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77—480 页。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 页。

从生活境地上来说，工人和流氓无产者往往经过同样的流离失所的过程，其中部分人出于幸运才能得到一份工作。而早期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工人也常常处在衣不蔽体、住无所安、食无所饱的境地，并且时常也不得不流落到乞讨偷窃的地步；从生存空间上来说，工人和流氓无产者混居在贫民窟中，共享同一处生存空腔，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体面的工人社区；从道德水平上来说，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混居、以及工人群众自身的痛苦，让他们被迫沉溺于纵欲、酗酒、赌博等恶习中。

早期工人这种悲惨的境地，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详尽的描述：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长说，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 3 万个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況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 4 万个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 80° 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

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¹

然而，现代无产阶级毕竟不同于流氓无产阶级。这首先是由于现代无产阶级的特殊性。现代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而形成的雇佣工人，而历史上存在的“无产阶级”则并不是在雇佣劳动下为资本提供剩余价值的工人，相反，他们往往是依靠寄生的方式存在的特殊阶级。这一阶级后来被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才使得旧的“无产阶级”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对立物“流氓无产阶级”的面目出现。

二、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提出

由于早期无产阶级的这种悲惨境遇，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在社会外观上难以区分，早期欧洲社会的普遍观念将两者混同。“proletarius”即无产者一词起源于古罗马时期，最初用于指代古罗马社会的最低等级公民，这一群体在古典时代被定义为“除了生育后代之外别无价值之人”，他们缺乏生产资料，无法参与社会生产与公共事务，仅能依靠自身劳动勉强维持生存，这种语义内涵在公元2世纪后逐渐消失。根据索伯恩的研究，从14世纪开始，直至马克思所处的时代，“proletarian”一词的语义始终带有强烈的道德贬损色彩，长期被用作“乌合之众”“无赖”“赤贫者”的同义语，其核心内涵始终与“贫困”“无序”“低下”等负面评价绑定，并未形成明确的阶级范畴。²

早期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混同两者，但赋予不同的价值判断。他们将赤贫无产者的贫困视为对私有财产的否定性原则，将赤贫无产者的躁动视为强烈的革命意愿。尤其是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流氓无产阶级既是其认定的革命主体，又是其作为意识形态形成的阶级根源。对于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典型人物即是施蒂纳。施蒂纳认为：“危险的无产阶级”是由“骗子、罪犯、盗贼、凶手、赌棍、无正当职业的穷人和轻率的人”组成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或〈通过同位语〉赤贫现象就具有这样的广泛的意义！”³正如德雷珀所指出：“Stirner的著作频繁使用 Lump 及其复合词，尤其是 Lumperei，来标注社会现象。一方面，他在接近‘流氓无产阶级’意义的语境中使用这些词；另一方面，他不止一次以相同含义使用‘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一词。”⁴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5—416页。

² 以上参见 Nicholas Thoburn, “Difference in Marx: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the Proletarian Unnamabl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31, No. 3, August 2002, pp. 434-460.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9页。

⁴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2: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SPECIAL NOTE G, pp. 629 – 636.

施蒂纳的这种“无产者”观念看起来是对资产阶级道德家所谓“危险阶级”话语的巨大颠倒，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继续。二者都没有把握到现代无产阶级作为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历史规定性，而是把无产阶级与赤贫者、流氓无产者混为一谈。区别只在于资产阶级道德家对这类人深感恐惧，而施蒂纳则把他们浪漫化为彻底否定现存秩序的革命潜力。马克思指出，正由于施蒂纳“始终如一地把无产阶级和赤贫现象等同起来”，施蒂纳式的无政府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和资产阶级的认识本质上并无区别。“我们的圣者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同‘善良的安逸的市民’特别是‘忠诚的官吏’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完全一样”¹。

由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主要从社会现实出发考察无产阶级，他们并不能通过贫穷或富有、高尚或低劣等品质区分早期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从另一路径切入。斯密用“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区分雇工与家仆：雇工的劳动增加物品价值，家仆的劳动不增加价值；雇用大量工人可以致富，维持大量仆人使人贫穷。他在《国富论》中写到：“加在物品上可以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称为生产性劳动；加在物品上但不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称为非生产性劳动。比如，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加在原材料上的价值，通常需要维持工人的生活所需，还要为雇主提供利润；而仆人的劳动，却不能生产价值。虽然制造业的雇主须垫付工人工资，但他事实上根本没有耗费什么资本，因为工人们投在物品上的价值，足以使物品的价值增加到可以补还工资并提供利润的水平。但雇主垫付在仆人身上的维持费就不同了，雇主根本就无法收回。雇用大量工人可以致富，而维持大量仆人却能够使人变得贫穷”²。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贡献在于：他们不从赤贫状态理解无产阶级，而是从生产性质区分劳动者与寄生阶级。

但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认识同样存在盲点：他们只考察生产体系内的工人，完全忽视生产体系之外的赤贫游民。小偷、骗子、乞丐、失业者——在国民经济学视野中不存在。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敏锐的察觉到：“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³。由此，马克思发现发现两条路径之间的张力，早期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到的以反对私有财产为原则、赤贫的“无产阶级”概念和国民经济学家倡导的“劳动者”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隙。这一裂痕暗示着：尽管早期无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9页。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9页。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在社会表现上表现出极大的混同、交叠、不可区分，从内在的阶级地位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必然走向愈行愈远的分裂。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分化也更加明显。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旧制度和旧结构中被抛出的大量游荡群众被新制度新结构吸纳；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双重作用下，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需要具有更高知识水平和劳动素养的劳动者，要求无产阶级得到更充分的教育。这种种因素下，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逐渐从早期的混同状态中区分开来。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不再是普遍堕落的、从生存空间上而言，一般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居住的贫民窟也出现社区上的区分。当然，这种区分也是相对的。在资本主义蒸蒸日上的时期，这种区分逐渐明显；而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时期，这种区分则趋于模糊。

三、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特征

借由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吸收和对施蒂纳的批判，可以总结出流氓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两个特性：第一是寄生性，第二是无生产资料占有。根据这两个特性，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流氓无产阶级的经济规定：流氓无产阶级是寄生阶级中无生产资料占有的下层。

夏莹、邢冰指出：“流氓无产阶级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赤贫的经济地位；其二是寄生性。寄生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流氓无产阶级不进行劳动，也不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流氓无产阶级又高度依赖生产体系，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¹

这一判断大体上确定了流氓无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的基本属性，其中，赤贫性正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条思想脉络所强调的，而寄生性则是国民经济学家这条思想脉络所指出的。不过，其中有一些细微的表述还不够精确。

第一，流氓无产阶级的经济特性首先是寄生性。寄生性是其区别于一般无产阶级的属性。流氓无产阶级首先是被划归在寄生阶级内部，而不是首先被划归在无产阶级内部。这一划归的逻辑顺序，决定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功能定位：他们作为寄生阶级的下层参与政治斗争，而非作为无产阶级的分支参与阶级斗争。

第二，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并不代表其不进行劳动，而是其不进行生产性劳动。在流氓无产阶级中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即被马克思称为“从教皇到娼妓”的那个群体在简单流通领域中从事非生产性劳动，这是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例如，充当打手、提供性享乐。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中的劳动，具有寄生性质，不创造价值，但通过流通领域的交换获得收入。

¹ 夏莹、邢冰：《流氓无产阶级的激进左翼想象及其批判》，《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28—37页。

第三，流氓无产阶级的赤贫的经济地位不够准确。确定其具有赤贫性，是为了将流氓无产阶级与上层的寄生阶级——如“流氓无产阶级在上层的再生”的金融贵族——区分开来。这一点是没错的。不过，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在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收买下，流氓无产阶级有时的生活条件还要胜过一般无产阶级一筹。因此，以赤贫性作为流氓无产阶级的经济规定不够准确，应该以无产性即无生产资料占有作为经济规定。无生产资料占有，确定了流氓无产阶级在寄生阶级中的下层位置；寄生性，确定了流氓无产阶级区别于一般无产阶级的根本属性。

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属性，具有三种基本的形式：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三种形式的寄生方式各异，但经济规定相同——寄生阶级中无生产资料占有的下层。本章后续将对三种形式分别处理。

第二节 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

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是流氓无产阶级在前资本主义等级制社会中的特定形态。其寄生性建立在政治特权与军事暴力能力之上，而非服务于消费的经济功能。在等级制社会中，统治阶级对暴力基础的需求通过国家供养的方式实现，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因承担军事暴力功能而被纳入供养体系。这一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后逐渐消亡，转化为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或正规化的国家暴力机器。

一、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特征

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被供养的前提是等级制。在等级制社会中，他们拥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不是因为经济地位，而是因为能够为国家提供军事暴力。这种特权不源于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而源于统治结构中的功能。等级制赋予了他们政治身份，这种身份成为寄生性收入的基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¹，尤其是在所有制最初确立的阶段，贵族阶级凭借着自己的暴力能力攫取了经济和政治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阶级的暴力属性逐渐萎缩，贵族内部发生贫富分化。其中小部分的大贵族通过土地兼并等方式不断壮大，而大部分的小贵族却日趋贫困化。经济上的贫困化和政治上的特权性产生了矛盾，造就了畸形的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

这种寄生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普遍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展开。譬如，马克思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公社之间的宗法关系导致农奴制；随意分割土地造成一种农民中间等级、即骑士等级，农民只有在侵略战争和殖民化继续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升到这个等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1页。

级，但是，此二者又正是加速他们灭亡的条件。一旦达到这个界限，这个不能起真正中间等级作用的骑士等级，就会变为贵族的流氓无产阶级。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罗曼语居民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有同样的命运。这种发展是很有趣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明农奴制是纯粹按经济的途径产生的，没有侵略和民族的政合国等中间环节。”¹

但是，在种种前现代的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中，马克思所最为关注、论述最为丰富的是古罗马的平民。马克思对古罗马平民的这种关注是具有理论自觉的，并且贯穿他的研究生涯始终。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古罗马平民的地位并指出：“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平民，从来没有超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²部分研究认为这一句话是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首次出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该概念的首次出场是在圣麦克斯章中。但是，这种错误也暗示了古罗马平民之于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重要性。在马克思晚年《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他指出：“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涵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涵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³因此，本节主要以古罗马平民作为古代的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展开分析。

古罗马平民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来说，他是处于等级制度中的上层，具体到古罗马时代，就是指其拥有政治上的自由民身份，而非奴隶。自由的原则在资本主义时代成为普遍的原则，在古罗马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在经济生产上来说，这些人不事生产、不从事劳动。马克思指出“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⁴

古罗马平民之依靠社会过活，依赖于国家的公共救济。这种供养体系被古罗马诗人尤利西斯凝练的概括为“面包与马戏”，即用基本生存资料和享乐手段收买古罗马平民：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98 页。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年，第 404—406 页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45 页。

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年，第 404—406 页。

“早已如此——自从我们不再出卖选票，
民众便卸下了忧虑；那些曾经赋予
统帅权、束棒、军团、一切的人，
如今却自我克制，焦虑地渴求
面包与马戏”¹

二、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体循环论

然而，公共国家供养的能力始终有限。即使国家试图制度化地吸纳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这一供给既不足以覆盖全部平民，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处境。残余部分只能靠私家恩惠度日——依附于特定贵族或派系，换取生存资源。

这种私家恩惠的政治后果是：流氓无产阶级被绑定到特权等级内部的派系关系中，成为某派打击异己的暴力工具。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经济体制内平民和贵族矛盾深化，某些政治家或野心家利用私家恩惠收买无产贫民，借助其躁动性发动“革命”，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暴民政治”式的政治斗争的浪潮。这种政治斗争的典型事件之一是喀提林事件。萨卢斯特在他的《喀提林阴谋》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罗马共和国转向帝制的过渡时期中，喀提林作为精英贵族和下层腐化堕落者的联盟过程。“在这样一座如此巨大、如此腐败的城市里，喀提林极为容易地将各类罪犯和无赖集结在自己身边，如同护卫队一般。凡是浪荡子、贪食者、赌徒，只要已将家产挥霍在淫乐、宴饮和放荡之中；凡是为了逃避羞辱或罪行而欠下巨债的人；凡是曾被判处谋杀或渎神罪、或畏惧受到追诉的人；凡是靠伪誓或公民鲜血养活手脚和舌头的人；最后，凡是被耻辱、贫穷或良心谴责所驱迫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喀提林最亲近、最亲爱的同伴。即便有无辜之人偶然成为其友，每日的来往与恶习的诱惑，也很快使他与其余人一样坏，或几乎同等败坏。但喀提林最为热切地寻求青年人的亲密；他们可塑性强的心智，尚未定型，极易被其计谋所诱。根据每人燃烧的情欲，他为一些人安排女子，为另一些人购置猎狗与马匹；简言之，他不惜金钱，甚至不惜自身的廉耻，只要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对他忠心耿耿。”²

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虽然也起到了维护贫民利益、打击贵族权力的作用，但是究其根本，其性质是特权等级内部的博弈。马克思在分析古罗马阶级斗争时指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

¹ Juvenal, *Satires*, trans. Susanna Morton Braun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9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77 – 81.

²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trans. J.C. Rolf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16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21).
中译本可参见《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王以铸，崔妙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第14节。

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¹。

因此，在这个特权等级内部发动的政治斗争，不是阶级对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特权等级内部的分配争夺。古典政治思想中的评价色彩偏向贬义的“革命”（*seditio*）一词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被理解。“革命”不是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而是精英内部的权力博弈。

这种特权阶级内部大贵族和贫民的内部斗争导向的历史表象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特点，这一观念在古代希腊罗马人的思想中非常盛行。在《理想国》第八卷中，柏拉图讨论了经由荣誉政体堕落而成寡头政体向民主政治进而继续向僭主政体堕落的政治劣化过程中，在柏拉图之后，前半生作为希腊人、后半生作为罗马人的波利比乌斯在其《历史》中提出了城邦政治的政体循环论。他认为，古希腊城邦政治有着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制的循环理论，惯于靠他人养活、将生计的希望寄托于邻人财产的暴民，制造出的纯粹的暴力统治即暴民制²。要理解古代经典作家的历史循环论的历史观，必须要看到作为流氓无产阶级的古罗马平民的特殊性。

目前，无论是国内学界还是国际学界，都对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古典思想渊源缺乏讨论。早在《理想国》中，大致即可看到“流氓无产阶级”原形的渊薮。

柏拉图提出了“雄蜂”这一概念。“雄蜂”是由于寡头制必然导向的贫富分化下所形成的无产且无业者。雄蜂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生成原因上，“雄蜂”是由于一种以财富为标准的政治制度（即寡头政体）决定的，是被制度性生产出来的。一方面，原始斯巴达公社制度贫富分化加剧后形成的寡头政体是“雄蜂”出现的决定原因，这种政体“允许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也允许别人买他的全部产业。卖完了以后，还继续住在这个城里，不作为这个国家的任何组成部分，既非商人，又非工人，既非骑兵，又非步兵，仅仅作为一个所谓的穷人或依附者”；另一方面，金融业的信用剥削加剧了“雄蜂”的生成“那些专讲赚钱的人们，终日孜孜为利，对这些穷汉熟视无睹，只顾把自己金钱的毒饵继续抛出去，寻找受骗的对象，用高利率给以贷款，仿佛父母生育子女一样，使得城邦里的雄蜂和乞丐繁殖起来，日益增多”；第二，“雄蜂”在经济上具有寄生性。“雄蜂”不仅无产、而且无业。“仅仅看上去像属于统治阶级，事实上既不领导别人，又不在别人领导下为社会服务，而只是一个单纯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者”；第三，政治上的自由性。“雄蜂”之所以无产，是因为其受剥削，之所以无业，则是因为其具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地位。在古希腊奴隶制体制下，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04—406页。

² 波利比乌斯：《通史》，杨之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

失去财产让其不能够作为军事成员、也不能够作为商人或地主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而公民的政治身份又让其不能作为工人或农民做工。正是由于“雄蜂”具有政治上的自由，才使得其可以在经济上寄生；第四，道德上的败坏性。柏拉图认为，“雄蜂”也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不带刺的“雄蜂”，形成社会上的乞丐。另一种是带刺的“雄蜂”，这些人是“小偷、扒手、抢劫神庙的盗贼，以及其他为非作歹的坏人。”不论乞丐还是恶棍，都与美德相去甚远，是“懒惰而浪费之徒”，只不过带刺的“雄蜂”为首、无刺的“雄蜂”附从；第五，盲目的革命性、易被煽动利用，却又依附于富有阶级。一方面，“他们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资格，有的两者兼有，他们武装了，像有刺的雄蜂，同吞并了他们产业的以及其他的富而贵者住在一个城里，互相仇恨，互相妒忌，他们急切地希望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摆脱不了对富有阶级的依赖和依存，“所谓富人者，乃雄蜂之供养者也”¹。

借助古典作家的思想资源，不仅仅是为了要借古典理解马克思，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马克思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理解古典作家的“暴民政治”论和历史循环论。

三、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近现代延续和消亡

等级制的瓦解和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消亡是一个持续很久的历史过程，真正作为统治基础的贵族逐渐消亡，而贵族身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资本，而非独立的经济权力来源。其社会功能被资本逻辑所吸纳或边缘化，最终只能以怀旧、礼仪、文化区隔或文学记忆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过去的在场”而存在。然而，这一阶级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某些政治上的改革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塑有着重大作用。

最典型的形式就是普鲁士的容克贵族。这一种贵族式的寄生群体是普鲁士国家存在的真正阶级支柱。恩格斯在遗稿《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的分析指出：

“他们通过管事来经营自己的大部分地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本身是农业主，此外，他们往往又是土豆酒厂和甜菜糖厂的老板。他们的地产只要有可能就作为长子继承的地产固定在家庭中。较小的儿子则参加军队或者担任国家文职，因此，这种占有土地的小贵族还拖带着一批更小的军官贵族和官吏贵族，这些人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从资产阶级的较高级军官和官吏中也产生出大批贵族。在整个贵族族类的最底层，自然就形成了大量寄生贵族，即贵族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靠借债、赌博、耍赖、乞讨和充当政治间谍过日子。整个这一帮人构成了普鲁士的容克阶级，成了旧普鲁士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可是，这个容克阶级的占有土地的核心本身，是站得极其不稳固的。必须按照该等级的身分来生活，因而

¹ 以上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八卷，543节-568节。

就使开支与日俱增；把年轻较小的儿子扶育到尉官和陪审官，给女儿陪嫁，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由于这些义务是其他一切考虑都必须让路的义务，因此，人不敷出以及订立票据，甚至典当，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这整个容克阶级经常处于深渊的边缘；各种灾难，不管是战争、歉收或商业危机，都有使他们堕入深渊的危险；因此，一百多年来，他们只有依靠国家的各种帮助才免于灭亡，而且实际上只是由于有国家帮助才继续生存下去，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只靠人工维持的阶级是注定要灭亡的；任何国家帮助都不能使它长期生存下去。可是，这个阶级一消失，旧的普鲁士国家也就要消失了。”¹

恩格斯的分析揭示了容克贵族作为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形态的特点和命运。他们脱离直接生产，依靠国家供养和军事特权维持寄生性生存；其经济基础脆弱，其政治功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支柱，这个阶级里最惊才绝艳的人物俾斯麦曾经依靠容克贵族的军事力量打赢三次民族独立战争，建立起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使德国跃居欧洲大陆乃是直接第一的陆权强国。然而，在这种表面的辉煌背后，却是如恩格斯所云的一部普鲁士和容克贵族无可奈何的消亡史。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让容克地主们的话语逐渐被工业资本家取代，大德意志联邦的形成让普鲁士的单一邦国的核心地位被挑战。德意志依赖普鲁士和容克而统一，德意志的统一又抛弃了普鲁士和容克们。

以上种种，就是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寄生方式。总体上来说，这一种寄生方式是前资本主义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平等的政治观念深入人心，旧贵族逐渐丧失真正统治权力，转变为意识形态符号。只有其中的顶层部分仍然保留有贵族身份，如英国王室、日本王室等。其主要经济来源也已经资产阶级化。而底层的破落贵族则已经消亡了。

第三节 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

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是以从事非生产性劳动、服务于统治阶级消费性需求为寄生方式的流氓无产阶级。与贵族式流氓无产阶级依靠国家供养不同，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建立在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消费的基础之上。从封建家臣到现代家仆，从娼妓到文化流氓，这一群体的历史形态经历了深刻变化，但其经济规定始终保持一致：以非生产性劳动换取统治阶级的利润消费，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内生的寄生阶层。

理解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关键在于区分非生产性劳动的两种根本不同形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揭示：非生产性劳动并非天然等同于寄生性劳动。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14页。

工人阶级为完成自身劳动力再生产而进行的非生产性劳动，与依附于统治阶级挥霍性消费的家仆式非生产性劳动，在经济性质上判然有别。这一区分构成了划定流氓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边界的核心标准。

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消费方式从早期资本积累阶段的节约型转向炫耀性消费，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获得了空前扩大的历史条件。这一扩大并非根源于贫困的加剧，而是统治阶级奢侈消费需求膨胀的必然结果。

一、封建家臣向现代流氓无产阶级的转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着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在封建制度崩溃、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自由劳动力的除了因圈地运动被赶出自己土地的农民之外，还有众多被驱散的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逐渐转变为被迫的流浪者和贫民。马克思在《资本论》“原始积累章”中指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 15 世纪最后 30 多年和 16 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它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决不是这件事情的惟一原因……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15 世纪末和整个 16 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条件下劳动的。”¹

封建家臣被解散了，但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这种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始终发挥着作用。斯密指出：“不管是哪一个地主、年金领受者、有钱人，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收入既能维持一家人生活又有剩余，就一定会用全部或部分剩余额来雇家仆。而且，他们所雇用的家仆人数，会自然地随着这一剩余额的增加而增加。”²尽管这种家仆相比较于旧的封建家臣，在法律意义上是自由的，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自然而然的依附于人：“在文明社会里，也许只有一些家仆才是真正地靠他人养活并服从他人命令的人”³。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25 页。

²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年。

³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年。

二、生产性劳动、互助式非生产性劳动和家仆式非生产性劳动

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专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不进行生产性劳动的现代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绘的那种节约型资本家只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早期发挥着作用。对于资本家而言，其获得的利润，一部分投入到资本的再生产中，一部分留作个人储蓄，还有一部分进行个人消费。这一部分的个人消费一部分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供养了为数众多的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这种家仆式并不一定像旧的封建家臣那样人身依附于某个人，他们可能具有相当自由的政治形式外衣。比如，他可以是高喊着自由、独立、个性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依附于资本家供养的意识形态阶级。马克思所说的“文化流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一类群体。娼妓也是这一类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¹“这是收入的消费，不是资本的消费，而收入本身总是属于简单流通的事情。由于当事人的一方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另一方相对立，这种服务者的工作就不能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从娼妓到教皇，有一大群这样的无赖之徒。”²

尽管马克思以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确立了流氓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边界，概念此时仍存在一个内部张力：《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出现的“从娼妓到教皇”的“无赖之徒”与“诚实的和‘劳动的’流氓无产阶级”，同样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却似乎具有不同的阶级性质。“不过诚实的和‘劳动的’流氓无产阶级也属于这一类；例如在通商口岸等地有大批帮人提东西的零工等等。代表货币的人需要这种服务，只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经他使用便消失了；而零工需要货币。因为提供货币的人要得到商品，而提供商品的人要得到货币，所以他们只是代表简单流通的双方而互相对立”³

在57-58手稿中存在流氓无产阶级概念被与非生产性劳动直接等同起来，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此时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探讨还不够详细：“不过，关于生产的和非生产的问题，还必须回头来更详细地考察”。⁴

这一工作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实现完成。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揭示出在更广大的范围上发现非生产性劳动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不仅同一劳动可以既是生产性劳动、又是非生产性劳动，而且工人阶级本身也必然进行非生产性劳动以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完成再生产。马克思指出：“其实，社会上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人——工人阶级——都必须为自己进行这种非生产劳动；但是，他们只有先进行了‘生产的’劳动，才能从事这种非生产劳动。工人只有生产了可以支付肉价的工资，才能给自己煮肉；他只有生产了家具、房租、靴子的价值，才能把自己的家具和住房收拾干净，把自己的靴子擦干净。因此，从这个生产工人阶级本身来说，他们为自己进行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如果他们不先进行生产劳动，这种非生产劳动是决不能使他们重新进行同样的非生产劳动的。”¹这一发现打开了非生产性劳动的内部差异：非生产性劳动并不再直接等同于寄生性劳动。

工人阶级从事的非生产性劳动，以其先行的生产性劳动所得工资为前提，属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流氓无产阶级从事的非生产性劳动，则以统治阶级的利润消费为前提，其存在依附于后者的挥霍性需求。本文将前者归纳为互助式非生产性劳动，后者归纳为家仆式非生产性劳动：互助式非生产性劳动与工资收入发生交换，不依赖统治阶级的需求；家仆式非生产性劳动与利润和租金发生交换，以统治阶级的挥霍性消费为存在前提。

由此，可以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群体进一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工人阶级内部互助性质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全在家庭内部完成，部分类别的非生产性劳动需要在社区内进行有益的补充。改革开放初期走街串巷的“磨剪子嘞、戥菜刀”群体，便是这样的一类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称之为“诚实的和‘劳动的’流氓无产阶级”，但没有作进一步讨论。在新中国的理论实践中，这一群体获得了更为精确的政治经济学定位：1954年新中国宪法第九条明确指出，“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鼓励其“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²。这一法律界定在实质上将互助式非生产性劳动者从流氓无产阶级的概念范围内析出，赋予其独立的经济学地位。

第二类是依附于统治阶级挥霍性消费的家仆式非生产性劳动者。资产阶级的奢侈浪费需求不断增长，是这一群体持续存在的结构性根源。这样一种奢侈浪费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金融资本主义寄生性积累的增长不断增长，塑造着越来越庞大的、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三、金融资本发展下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的扩大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152页。

²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9页。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出于进行资本积累、从而扩大资本再生产的需要，资产阶级显示出一种葛朗台式的简朴特征。这种节约特征正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¹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指出：

“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地指出的，是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宣布资本积累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能积累。”²

随着投机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发展，旧的韦伯式资本家逐渐被凡勃伦式的进行“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式资本家取代³。一方面，在投机事业中获利的货币资本家们与工业资本家不同，他们的获利方式带有明显的赌徒性质。金融资本基于定价权、创业利润和股票投机、国债制度和盗窃国库、货币信用滥用、地产寻租等方式的寄生性积累⁴，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不劳而获的特点。他们不需要像工业资本家一样时刻预备着一个生产资金的部分以备不时之需。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穷奢极欲的。另外，由于这种货币资本家的投机获利颇为依赖于内幕消息，也要求他们在生活和交往上像旧贵族靠拢，时刻保持自己的阔绰；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本身推动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在金融资本的支配体系下，工业资本家本身可以通过金融手段进行融资或借贷，从而降低了工业资本家自身通过节约而进行积累的需求。这种情况导致的是个人消费的挥霍、奢侈、浪费的发展，马克思指出：“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⁵。

除了“大君”式金融垄断资本家的生活趋于淫靡腐烂之外，巨型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高管等也趋于淫靡。他们没有积累的需求，对个人储蓄采取随意的态度。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在《垄断资本》中指出：

“从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开始出现以来，即使从马克思写下《资本论》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一段长远的历程。在现今，一个抓住每一分钱不放、焦急地注视着他的财产增长的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似乎只是一部十九世纪小说的老一套。今天的公司人的态度很不同。诚然，他愿意能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但是他花钱

¹ 参见 [德]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79 页。

³ 参见 [美] 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

⁴ 宋朝龙，吴迪曼：《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 21 世纪新版大萧条》，当代经济研究，2021 年第 10 期。

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83 页。

很慷慨，他从公司得到的退休金和其他额外津贴使得他能对自己的个人储蓄怀抱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注意到现代商人和他的早期地位相同的人的对照，人们可能匆匆作出结论：旧的推动力已经从这个制度中消逝了，由积累这个动机不断地推动它前进的资本主义这幅古典的画图同今天的状况就是不相符合。”¹

资产阶级的这种奢侈消费一部分用于购买奢侈品，另一部分则用来购买各种享乐消费服务。

在资产阶级的这种享乐需求发达的地方，妓女、皮条客、赌徒、毒贩、打手、讼棍、文化流氓、信息技术界的流氓就们聚集在一起。从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立到巴蒂斯塔和黑手党联合控制的哈瓦那，再到今天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的爱泼斯坦的萝莉岛，家仆式的流氓无产阶级都是这样发达的。

这样一种家仆式的流氓无产阶级，在生存方式上虽然是寄生的，但是仍然是符合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交换领域和法权领域的原则的。其中一些流氓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具体法律条文可能发生偶然的抵触，造成形式上的非法。然而在实际上，资本家总会为其寻找合法依据。比如妓女、黑帮，都是这样的²。他们与资本主义法律条文表面上是相抵触的，实则在精神上是符合资产阶级法权的。这是一种事实上合法的非法形态。本质上来说，这种流氓无产阶级非不与资产阶级法权以及行使资产阶级法权的国家机构相抵触，而且还是其必要的补充形式。

譬如，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论证了卖淫乃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必须的一种社会行业。“婚姻是资本主义世界性生活的一个方面，卖淫是另一个方面……卖淫正像警察、常备军、教会和企业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³

杰玛·迪波帕的研究则从实证基础上证明了黑帮犯罪并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抵触，反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补充品。她通过建立模型证明：“二者的互动揭示了一个悖论：国家能力越强，非法中介服务的价值反而越高……有组织犯罪不应仅被重新定义为‘弱国家的替代品’，而应被视为‘强国家的补充品’——在强国家情境中提供关键服务。”⁴

¹ [美]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²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历史上，卖淫都是一项被限制但是合法的行为。卖淫的非法化是女权运动推进下很晚出现的情况，譬如：美国卖淫非法化是一个历时约60年的渐进过程，由进步时代的道德改革运动推动，以1910年《曼恩法案》为联邦层面的起点，最终在1971年形成当前“除内华达州外全面禁止”的格局。然而，今天的西方女权主义又重新鼓吹卖淫合法化，与其先辈的理念背道而驰。

³ [德]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葛斯、朱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

⁴ Gemma Dipoppa, *How Criminal Organizations Expand to Strong States: Local Agreements and Migrant Exploitation in Northern Ital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7, no. 2 (2025): 556 – 571.

因此，可以看到，这种流氓无产阶级是真正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他们随着的资产阶级需求的发展扩大和发展，以资产阶级的各种需求为动因，而并不以贫困为动因。这种流氓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下流氓无产阶级真正的典型形式。

如果认为贫困是导致流氓无产阶级产生的原因，必然走入一种经济主义的迷思。认为只要发展经济，就可以直接决定性地消灭流氓无产阶级。例如，延安时期“改造二流子”运动的成功，通常被归因于中国共产党为游民提供了合理的工作机会；其实，提供工作机会只是提供了消灭流氓无产阶级的一种质料性基础。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改造和消灭流氓无产阶级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根本上消灭了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需求——根据地统治不需要黑社会维持秩序，不需要妓女满足享乐，不需要游方僧道提供迷信基础。《姐妹姐妹站起来》中，老鸨在共产党解放北平后说：“没事没事，改朝换代的事我也经多了，哪朝哪代也没听说过不准开窑子的。”这句话道出了剥削阶级对这种需求的顽固信念。令老鸨没有想到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恰恰消灭了这样一种需求。

第四节 罪犯式的流氓无产阶级

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偷盗、抢劫、乞讨等违法手段获取生存资料的流氓无产阶级。与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架内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不同，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方式直接违背等价交换原则，以非法方式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然而，这种非法并非与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全然对立，从个人犯罪到组织化犯罪，再到被纳入资本主义法权结构，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经历了一个辩证的转化过程。

理解这一群体的关键在于把握其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复杂关系：表面上的对抗关系掩盖着实质上的共生关系，而组织化犯罪的发展最终使这一群体被重新纳入资本主义法权框架，转化为一种更加危险的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这一过程揭示了流氓无产阶级形成的深层逻辑，统治阶级不仅通过需求创生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也通过法权再生产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并通过结构化的间接吸纳完成对这一群体的掌控。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除了自身经历了从个人犯罪到组织化犯罪、再到产业化的演变。还与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形成了日益紧密的共生关系。犯罪推动法权发展，法权规训犯罪行为，最终通过监狱产业化完成对罪犯的再生产与再利用。

一、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私有制和国家机器产生之后就存在,但是这些群体的高度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的。

在现代流氓无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除了有破产农民和失业封建家臣的加入,还有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本身就存在着城市游民转化而来的分子,这些城市社会中的游民分子,在社会发展中延续着寄生性的生活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就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¹

这些分子是早期城市中的那些不被行会所接纳的乞丐、小偷、妓女等。偷窃、盗贼等犯罪行为伴随着所有权的产生而出现,是非常古老的历史现象。以盗窃为例,帕舒卡尼斯认为:“从历史上看,法权交往的具体特征主要是作为实际违法行为的结果而获得的。盗窃的概念先于财产的概念而产生。”²

但是,这种历史现象在城市文明不发展的阶段也是非常不发育的。

第一,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行会体系、熟人社区、宗教共同体提供了非正式监控,让盗窃变得困难。彼时的城市规模也十分狭小,匿名性有限,罪犯小偷的逃匿困难;第二,从经济层面来看,商品社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盗窃对象十分有限,局限于金银器物,也难于销赃;第三,这就导致盗窃的形态往往发生在已知关系内部,如仆人、学徒偷主人等等,十分得不发育。

随着资本主义和城市的发展,盗窃文化兴盛起来。这一兴盛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空间变革、国家治理转型形成了复杂关联。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盗窃的对象和方式。在封建社会,盗窃对象主要局限于金银器物、牲畜³等有形财富,且销赃困难。而随着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发展,纸币、有价证券、商业票据等流通手段大量出现,盗窃对象从笨重的实物转向轻便的货币符号,大大降低了盗窃的技术门槛和风险。货币与商品的发展,为盗窃提供了便利:小偷不再需要搬运沉重的货物,只需窃取钱包、票据或商业机密即可。同时,商业信用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盗窃对象——汇票、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这些“纸质财富”既便于携带,又难以追踪,成为职业盗贼的首选目标。⁴

其次,城市空间的变革为盗窃提供了匿名性条件。中世纪城市规模狭小,人口通常在数千至数万之间,居民彼此熟识,形成了紧密的熟人社会网络。行会、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7—480页。

² [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姚远、丁文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³ 有趣的是,资本一词,在历史上的原意就是牲畜。

⁴ 好比今天的黑客团队,窃取数字资产,如btc,较之物理货币更好窃取。2026年4月9日,Anthropic发布新模型预览版Claude Mythos Preview并宣称可以攻破所有安全系统,并且不敢向公众开放此模型。全美Saas市场蒸发2万亿美元,引发人们对货币安全问题的再度思考。

教会、邻里共同体构成了非正式的社会监控机制，任何陌生面孔都会引起注意，罪犯难以隐匿。而近代资本主义城市经历了爆炸性增长：伦敦从16世纪的20万人增至19世纪初的100万以上，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城市也经历了类似扩张。城市规模的扩大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结构，代之以陌生人社会。这种匿名性为罪犯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他们可以轻易地融入人群，在拥挤的街道、市场、酒馆中物色目标，实施犯罪后迅速消失在人海中。¹

第三，城市空间的商业化也创造了新的犯罪场所。传统的宗族村落中，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界限模糊，家庭受到邻里共同体的保护。而近代城市出现了明确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分离：街道、广场、市场成为公共交易的场所，也成为犯罪的温床。特别是夜生活的出现延长了商业交易时间，也延长了犯罪活动时间。19世纪初的伦敦、巴黎等大城市，夜间抢劫、入室盗窃案件急剧上升，成为城市治理的突出难题。

第四，国家警察体系的不完善为盗贼提供了制度性空间。从封建领主的私人武装到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转型期。在16-18世纪的西欧，维护治安的主要力量仍是地方领主的私人卫队、城市的民兵组织和临时性的守夜人，缺乏统一、专业、常设的警察力量。以英国为例，直到1829年罗伯特·皮尔建立伦敦警察厅，现代警察制度才正式确立。²实际上，军警也常常被马克思纳入流氓无产阶级中考察，早期的英国警察通常由流离失所的爱尔兰人担任。在资本主义国家警察制度的实践中，警察与黑社会团体的同流合污屡见不鲜。

第五，销赃网络的专业化为盗窃提供了变现渠道。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扩大了盗窃对象，也催生了专业的赃物流通体系。典当行、旧货店、二手市场在伦敦、巴黎等大城市快速繁殖，成为赃物变现的重要节点。这些商业机构与盗贼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勾结关系：一方面，它们为盗贼提供了稳定的销赃渠道；另一方面，它们也从赃物交易中获取高额利润。更专业的盗贼甚至建立了跨区域的赃物流通网络，将一地窃取的财物运往另一地销赃，大大增加了追查的难度。这种“盗窃-销赃”产业链的形成，标志着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从临时性的个体行为向职业化的群体活动转变。

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全社会的巨大变革下，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从封建时代的边缘现象发展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典型形态。

二、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辩证关系

¹ 参见：Tim Hitchcock & Robert Shoemaker, *London Lives: Poverty, Crime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ity, 1690 –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² 关于1829年伦敦警察厅的建立，参见 Clive Emsley, *The English Police: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 Longman, 1991).

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表面上的对抗掩盖着实质上的共生，而组织化犯罪的发展最终使这一群体被重新纳入资本主义法权结构。

个人犯罪与资产阶级法权是表面冲突的。个人化的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如小偷、乞丐、流浪者等），其生存方式直接违背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原则：等价交换与财产权。他们不通过劳动或交换获取生存资料，而是以盗窃、欺诈、乞讨等方式直接占有他人财产。这种非法性使其成为资产阶级法权体系的对立面，成为国家机器惩罚和规训的对象。

然而，这种对立并非真正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犯罪分子的存在也推动资本主义的法学发展和法律相关产业的发展。马克思在反驳一切职业都进行生产性劳动时指出：“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部分，……罪犯生产印象……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¹

没有犯罪，就不需要刑法；没有刑法，就无法界定和规训犯罪。这种共生关系使得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功能性存在。

当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从个人犯罪发展为组织化犯罪时，其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组织化犯罪虽然仍然从事非法活动，但其运作方式已经内在的采纳了资本主义的原则，并且在事实上总是尝试进行“洗白”的操作。黑帮通过投资合法产业将非法所得转化为合法资产，其成员以企业家身份进入资产阶级行列；通过贿赂、政治献金与政界建立稳定联系，形成制度性共生；通过慈善捐赠、文化投资塑造公共形象，获得体面社会身份。这一洗白过程的实质是黑帮从法权外部被吸纳到法权内部，其暴力从违法犯罪彻底转化为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内部维护特定利益的工具。²

更重要的是，组织化犯罪与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关系。正如杰玛·迪波帕的研究所揭示的：“二者的互动揭示了一个悖论：国家能力越强，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² 《古惑仔》系列电影中，台湾黑帮全部参与到议员竞选执着；黑社会头目蒋天养对对手头目陈浩南说：“以前你穿T恤牛仔裤，现在你穿西装打领带，斯斯文文，这就是进步。”

非法中介服务的价值反而越高……有组织犯罪不应仅被重新定义为‘弱国家的替代品’，而应被视为‘强国家的补充品’——在强国家情境中提供关键服务。”

1

犯罪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这种补充品关系体现在多个层面：

第一，组织化犯罪为资产阶级提供法权外的暴力服务。当资产阶级需要在法律框架之外解决纠纷、压制工人、垄断市场时，组织化犯罪提供了外包的暴力手段。这种服务是家仆式流氓无产阶级功能的延伸，但更加隐蔽、更加粗暴。

第二，组织化犯罪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非正规的流通渠道。从走私、贩毒到洗钱，组织化犯罪实际上参与了资本的流通过程，为某些商品和服务提供了影子市场。

第三，组织化犯罪的非法性本身成为其存在的前提。资产阶级在流通领域之外，还有通过运用超出等价交换的各种方式实现剥削的需求。因此，资产阶级的非法统治需求就出现了。正是因为国家法权将其界定为非法，组织化犯罪才能通过提供非法服务获取超额利润。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是规训组织化犯罪的力量，也是其存在和盈利的条件。

三、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非革命性

尽管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以自发的非法方式对抗资产阶级法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具有自觉革命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力量的观点欠缺审慎考虑。

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犯罪行为直接破坏资产阶级法权（盗窃、抢劫、诈骗等），这些行为在形式上是对现存秩序的挑战。然而，这种挑战与革命有着本质区别。

第一，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以某种形式存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按劳分配仍然遵守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²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³因此，流氓无产阶级的单纯破坏性的、不劳而获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是不能被容忍的，不能简单地将破坏资产阶级法权视为革命性。

¹ Gemma Dipoppa, How Criminal Organizations Expand to Strong States: Local Agreements and Migrant Exploitation in Northern Ital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7, no. 2 (2025): 556 – 571.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³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第二，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犯罪缺乏建设性维度。革命不仅是摧毁旧秩序，更是建立新秩序。而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行为仅限于破坏和掠夺，无从在劳动过程中积累对剥削机制的系统性认识，其行动长于摧毁旧秩序，却无力提出并实践建构新秩序的历史方案。

第三，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非法”与革命的“非法”性质不同。革命的非法性源于对现存制度的根本否定，其目标是建立新的社会形态；而罪犯的非法性源于对现存制度的个人性规避，其目标是在现存制度缝隙中获取私利。前者指向制度变革，后者指向个人得利。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犯罪行为常常指向无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团结。

第四，从历史上看，罪犯式流氓无产阶级的“反抗”往往被统治阶级利用。从路易·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到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街头暴力，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冲动被收编为反动势力的工具。这种被利用的命运并非偶然，而是其阶级性质的必然结果。

第二章 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局限性

流氓无产阶级与革命运动的关系呈现双重逻辑。流氓无产阶级时常被卷入革命之中，但其革命性始终存在着一定限度，造成革命群体内部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中反复遭遇其渗透与破坏，与之进行斗争。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有所区别。在早期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中，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一面得到了彰显。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实践中对流氓无产阶级革命限度的批判

民主主义革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内有不同的历史条件，在展开对具体历史的多样叙述之前，有必要先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对流氓无产阶级问题的认识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卷入革命的流氓无产阶级曾经广泛的投入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他们在实践上具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在理论上混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之有着长期的批判。从 1850 年代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宗派分裂，到 1860 至 70 年代第一国际内部的巴枯宁主义，再到 1880 年代海德门式的机会主义，被卷入革命的流氓无产阶级有时以冒险主义的面目出现、有时以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些卷入革命的流氓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造

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分裂过程。参与革命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最终理论形态是巴枯宁主义。

一、流氓无产阶级对革命内部的分裂

根据恩格斯的回忆，1834年，在巴黎，德意志流亡者建立“流亡者同盟”，1836年：其中“最急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分出，组成“正义者同盟”¹，1839年，同盟试图在巴黎发起革命，革命失败后，重心逐步转向伦敦，伦敦成为组织中心。这一时期，正义者同盟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魏特林式平等共产主义，组织形式则是一种密谋的秘密会社形式。可以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就带着激进的、游民组织的色彩。但是，在革命理论和革命阶级都远远没有成熟的年代，这种激进性是无可避免的。

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成员逐渐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所代表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观点，受普芬德、埃卡琉斯、莫尔等人的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从理论上以科学社会主义清除魏特林式平等共产主义的影响，从组织形式上推动同盟从旧式秘密会社走向组织严密的政治组织。然而，在同盟内部，仍然存在着各种宗派之间重重的分裂。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来得迅速而沉重。马克思被迫再度流亡，最终于1849年8月定居伦敦。流亡者圈子中的政治气氛变得急剧趋于亢奋和冒险，这种情绪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发酵，并最终导致了1850年的分裂。1850年7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产生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分裂。分裂主要围绕着是否要立刻进行革命展开。维利希认为应该立刻发动革命，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坚持要根据实际的革命形势培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不能盲目进行革命。这一分裂最终造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宗德崩德”的分裂。1852年8月10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出席者：……金克尔、叔尔茨、梅因、维利希、伊曼特、席利、贝克尔、谢特奈尔的侍从、诺伊斯的流氓无产者酒鬼海尔维格……”²恩格斯在1852年8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件中表示，“维利希先生将在那里成为流氓和无赖的头子，从而找到大出风头的特别机会。”³

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评价应该从两方面认识。一方面，不应该简单的将维利希集团尤其是维利希、沙佩尔本人视为流氓无产阶级。维利希集团主要的问题是：第一、错误地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第二、宗派主义思想浓厚，对革命同盟内部进行了分裂。这并不能直接说明这一集团的领导人就是流氓无产阶级。沙佩尔自不用说，面对冷酷的革命现实，他很快改正了

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自己的错误认知，并且重新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忠实的战友；即便是对维利希来说，也应该慎重看待。维利希本人具有许多独裁、盲动、过于浪漫、鲁莽、感情用事的特质，但还不至于被称为流氓无产阶级。1875年，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二版跋中写道：“对革命的暴力镇压给革命者，尤其是给那些被迫离乡背井流亡在外的人的震动是那样的大，甚至使那些坚强的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也都失去了自制力。他们看不清历史的进程，不想了解，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这就使他们去玩弄秘密阴谋和革命，从而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都同样声誉扫地这就是促成了沙佩尔和维利希失策的原因。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另一方面，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攻击共同敌人的无意中的帮手。在危急关头，轻举妄动会成为一种要求公开赎罪的反党罪行。”¹相较于金克尔这种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首鼠两端的政治投机者，维利希本人还具有相对较为坚定的革命意志。

另一方面，在维利希的军事盲动集团中，必然也充斥着各种流氓和土匪的存在。维利希本人就是一个旧普鲁士军事贵族。1852年8月16日，恩格斯直言不讳地写道：“维利希先生将在那里成为流氓和无赖的头子，从而找到大出风头的特别机会。”²其实，早在维利希和马克思正式决裂之前，这一问题便已进入了马克思家的视野。燕妮·马克思在马克思致恩格斯（1850年12月2日）书信末尾的附笔中，以一种犀利讽刺的笔触写道：“大磨坊的骑士霍亨索伦·维利希又招来了几个流氓和土匪来壮大他那高尚的侍从队。”³“霍亨索伦·维利希”这一讽刺性称谓，指出了维利希本人的旧有习气。他放弃了“冯”字贵族头衔，却始终保持着普鲁士军官的威权风格与指挥习气；他打着革命旗号，麾下聚集的却是典型的流氓无产阶级人物。燕妮的这一附笔，虽是家书中的随手一笔，却以嘲讽的方式记录下了革命运动流氓化倾向的危险面相。

维利希集团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军事冒险主义。由于其组织路线天然地向流氓无产阶级倾斜。军事冒险主义不需要耐心的工人组织建设，只需要敢死队员；密谋政治不需要公开的群众工作，只需要忠诚的追随者。这种路线在革命低潮期尤其危险，当真正的工人阶级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时，冒险主义集团却以激进姿态消耗着革命资源，并以宗派分裂瓦解着工人运动的统一。

1868年6月29日，伦敦举行纪念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公众大会。这种活动原本多年由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联合其他流亡团体举行。费利克斯·皮阿（Félix Pyat）在会上出面，发表激烈讲话，并提出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表态。更严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重的是，法国人支部及其附和者试图把这次大会说成是第一国际的正式活动，并在比利时报纸上散布相关报道，使外界误以为国际工人协会支持流亡者式的暗杀政治。由于当时第一国际在法国、比利时等地正处于艰难发展阶段，这种做法可能直接给政府镇压提供借口。于是，1868年7月7日总委员会正式通过决议，声明皮阿与国际无关；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同日致恩格斯信中直言，伦敦法国人支部如果不停止这种愚行，就应该被赶出国际，因为不能让“50个没有原则的家伙”危及整个协会。

这一事件之后，法国人支部内部发生分裂。根据总委员会后来保留的说明，杜邦、荣克、拉法格等较接近工人立场的成员退出了该支部，留下来的则更多是皮阿、韦西涅（Vésinier）及其同路人。这一集团的特点是革命表演和政治作秀。1868年12月5日马克思致库格曼信中，对这一集团的判断已经更加尖锐。马克思认为，这个法国人支部中的人，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是“皮条客和诸如此类的乌合之众”，并称他们只是“革命词藻的英雄”。他还特别指出，皮阿想利用这一伙人，把国际工人协会变成自己的追随集团。

以“法国人支部”为代表的流氓无产阶级迅速与巴枯宁结合起来，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在致博尔特信时中总结第一国际内部斗争时，明确指出：巴枯宁为了反对伦敦会议的决议，已经同“日内瓦和伦敦那部分败坏了的法国政治流亡者”取得联系。这一结合最终导向了第一国际的分裂。

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之后走向解散，至1876年正式宣告终结。此后，各国工人运动进入相对分散的重建时期，直到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才重新获得国际性的组织框架。正是在这段过渡时期，一场发生在伦敦街头的骚乱，为恩格斯提供了一个极为具体的场合，重新处理流氓无产阶级问题。

1886年2月8日，伦敦失业问题持续激化的背景下，保护贸易联盟在特拉法加广场组织了一场以失业问题为诉求的公众集会。海德门（Henry Hyndman）领导的社会民主联合会（SDF）随即在旁举行反集会，发表激烈演说。集会结束后，跟随SDF的人群向帕尔摩尔街游行。恩格斯批评海德门无非发动的是流氓无产阶级：“你知道参加下午三点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东头大量介于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贫民；也有暴徒和无赖这种乌合之众，他们足以把全部群众煽动起来随时去‘瞎开心’，直到无谓的疯狂骚乱。就在这种成分占了上风的时候（当时在场的考茨基说：‘本来的集会已经结束，开始打起来了，我便走开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领着这群暴徒排队经过派尔-麦尔和皮卡第莱，到海德公园去举行另一个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集会。但是暴徒们一路上自行其是，捣碎俱乐部的窗户和商店的橱窗，先抢酒铺和面包

店，然后又抢一些首饰店，以致我们那些革命大人物在海德公园不得不呼吁‘保持安静和节制’！”¹

二、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理论批判

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政治性问题在 1870 年代围绕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再次变得尖锐起来并且取得了理论化的形式。流氓无产阶级能否成为革命主体的问题在马克思与巴枯宁的斗争中达到了最尖锐的理论对决。

1872 年，巴枯宁在公开论战中宣称：自己所说的“无产阶级之花”，正是那种“政府赖以生存的永恒材料”，即“那巨大的人民渣滓”，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形象而轻蔑的说法称为 Lumpenproletariat 的东西”。他进一步把这种“几乎未受资产阶级文明污染的乌合之众”视为未来社会革命最有力的承担者。

巴枯宁的论断并非偶然的激进表态，而是其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巴枯宁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革命路线：第一，革命的主体不是组织化的工人阶级，而是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包括农民、流氓无产阶级、城市边缘人口；第二，革命的策略不是政治斗争，而是社会清算，要求立即废除国家、消灭一切权威；第三，革命的组织不是政党，而是秘密会社式的国际兄弟同盟。这三点构成了巴枯宁式流氓无产阶级革命论的基本框架。²

这一框架的核心逻辑是：流氓无产阶级因其未被资产阶级文明污染的边缘状态，反而比产业工人更具有革命潜力。产业工人被工资劳动、工会组织、议会政治驯化了，丧失了革命的原始冲动；而流氓无产阶级恰恰保留了社会清算的纯粹性。巴枯宁把最赤贫、最游荡、最脱离稳定劳动关系的人群抬举为革命的中心主体。这实际上是对施蒂纳、蒲鲁东以来的无政府主义的继承。

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批判，首先集中在革命主体问题上。1872 年 1 月 24 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巴枯宁的流氓无产阶级革命论，本质上是对无产阶级斗争路线的否定。产业工人之所以是革命主体，不仅是因为其穷困潦倒，更是因为其在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巴枯宁的错误在于把流氓无产阶级的边缘状态误认为革命潜力。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中进一步指出：巴枯宁的“立即废除国家”路线，本质上是对政治斗争的取消——否定政党、否定议会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社会清算”口号。这一路线的实践结果必然是流氓无产阶级式的街头暴力，而非无产阶级式的阶级革命。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巴枯宁的密谋集团式组织路线。巴枯宁的秘密会社式组织国际兄弟同盟以密谋政治、恐怖主义、宗派纪律为特征，与无产阶级政党形成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435 页。

² 以上参见[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骥聪、任允正、韩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

根本对立。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在公开斗争、民主讨论、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其目标是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能力；而巴枯宁的密谋集团则建立在秘密指令、个人崇拜、宗派服从的基础上，其目标是动员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冲动。马克思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指出：这种密谋政治式的组织路线只需要“革命词藻”和“破坏冲动”，必然导致工人运动被流氓无产阶级所渗透和破坏。

第三，马克思批判了巴枯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巴枯宁认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都是压迫性的，革命必须立即废除一切国家。马克思在批判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新的压迫，而是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清算。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废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将为最终消灭阶级创造条件。巴枯宁的“立即废除国家”路线跳过无产阶级专政环节，幻想从资产阶级统治直接跳到无国家社会，这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其结果只能是流氓无产阶级式的无政府混乱。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巴枯宁的斗争中，对“边缘分子”“脱离阶级基础的密谋家”“非工人成分混入工人组织”等问题高度警惕。1872年1月24日恩格斯致库诺信，恩格斯从理论上概括巴枯宁的思想，称其不过是“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他批评巴枯宁把国家而不是资本看作主要敌人，主张工人退出政治斗争，把一切寄托于“社会清算”和国际组织取代国家。这种理论在现实中极易同秘密联盟、少数派阴谋和边缘流亡者政治结合，因为它不要求公开、持续的工人组织，只要求少数积极分子进行煽动、串联和破坏。1872年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警告说，如果不坚持国际的工人性质，那么那些已经脱离其原有阶级位置的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就会混入协会，扭曲其性质，并可能“以人数在代表大会上压倒工人”。¹同一文本又把这类人比作“journalists' bohemia”，即新闻记者式的波希米亚流浪圈子，强调他们总是企图在工人运动内部“替代”真正的工人组织，像资产阶级世界中的文人流浪汉那样，以小圈子、阴谋和姿态政治来操纵运动。

第二节 早期民主革命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一、早期民主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意愿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原始积累阶段，赤贫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远不如资本主义发展了的阶段明显，这是导致早期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混淆二者的一个现实因素。这一时期，流氓无产阶级投身于革命运动的情况最为频繁，革命策略最为激进，革命意志也相对坚定。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一时期的流氓无产阶级：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5页。

“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¹。他们自身曾经有着农民式的生活方式，并且和农民还保存着相当强的阶级联系和阶级情感。

而 1848 革命之后的现代流氓无产阶级则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²流氓无产阶级之能够在革命中发挥作用，根源于他们的贫困处境和对有产阶级的自发地愤恨。

戚美尔曼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相当部分的“轻浮堕落的人”参与到农民战争中来：“最近三十年来，首先在帝国各大城市，甚至在较小的城市里也发生了日益加剧的贫困化，它程度不同地波及每个城市的广大群众，并与新的思想和连年歉收同时使社会状况愈益恶化。特别是在质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比乡间消失得早的城市里，贫困交迫的过剩人口与日俱增，其中一部分是轻浮的，往往是堕落的，一部分满心要找工作，却经常失业，没有收入。这两部分居民同样痛恨有产者和统治者。他们把自己贫困的主要根源归咎于有产者和统治者，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们唯一的期待是以变革，以打倒他们所痛恨的人和推翻他们所痛恨的制度来改善自己的处境。”³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个国家从旧的社会形态走向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旧的生产关系大规模解体。流氓无产阶级空前扩大，由于直接被剥削破产，其直接的革命意愿最为强烈。这一时期各阶级状况都空前不稳定，流氓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分化是最不明显的。

第二，空前扩大的流氓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在原始积累阶段剥削手段最为残忍的资产阶级以及封建贵族的双重压迫。其剥削手段最为血腥原始。“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⁴这种空前残酷的剥削压迫手段也激发了流氓无产阶级的反抗意愿。

第三，革命的阶段任务尚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流氓无产阶级虽未被吸纳进社会生产结构，却易受以自由平等为口号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自决为口号的民族主义的感召，积极投身革命。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77—480 页。

² 同上。

³ [德] 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8 页。

第四，流氓无产阶级自身尚未形成有组织的群体，尚未与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大地主实现有机结合。并且，此时的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系统性地收买这一阶级。

第五，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政党缺位的时刻，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姿态就显得格外耀眼。

二、早期民主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

以德国农民战争为例，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流氓无产阶级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譬如，“鞋会”的革命领袖约斯·弗里茨动员乞丐游民参与革命，攻占城池：

“这位标准的密谋家具有外交天才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极不相同的各阶级的大量的人兼容并蓄地吸收到“鞋会”中来：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农民；看来他很可能甚至还把这些组织到许多种作用悬殊的密谋活动中去。一切可用的分子他都以最审慎最练达的手腕加以利用。除了用较老练的信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全国之外，他还用些流浪人和乞丐供次要的差遣。约斯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为数众多的流浪游民全部都掌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在他的密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乞丐头子的模样都非常奇特：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东游西荡，指称女孩脚受了伤，进行乞讨；他的帽子上有8个以上的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有圣阿缔里，有圣母等等，此外还带着长的红胡子，一根安上匕首和针的节疤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亭的名义化缘，拿着香料和苦艾籽向行人兜售，穿一件灰色长外衣，戴一顶红帽子，帽上有一个特里延特小娃，身旁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有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余那些乞丐头子都故意显露着伤疤，都穿着类似的奇装异服。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10人已经讲定了，以2000盾为报酬，要他们在亚尔萨斯，在巴登侯爵领地，在布莱斯部同时放火，并在萨比林区的教堂集市节这一天至少带看他们的2000人到罗森城来听从曾任过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尔指挥，攻取此城。”

1

三、早期民主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限度

流氓无产阶级在革命和反革命的营垒中都有出现。

流氓无产阶级参与民主革命的作用不宜高估。

第一，流氓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只是依附作用，不能独立承担革命的任务。戚美尔曼认为：“巴伐利亚的将领埃哈德·穆肯塔勒就是这样向他的公爵报告的。他说：‘默辛格山上驻扎的，无非是一些不可救药的无赖，他们是小偷、赌徒、破产农民、堕落市民、流浪汉、修锅匠、辎重兵、逃兵、游勇、吹鼓手、淫棍，

¹ [德] 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诸如此类。’农军中常常含有这些成份，但是他们并非是农军的核心，也不占多数。农军只吸收一贫如洗的人，但这些人组织不起农军来的。”¹

第二，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缺乏内在支撑，极易被金钱或特权所收编，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无常。既可能参与革命，也可能参与反革命。“时代给革命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营垒。两个营垒里都有非常多的腐化堕落和轻浮放荡的人，他们为了找个安身之处和进身之阶而加入普通士兵的行列，象街上的污泥附着在献身信仰、大步前进的人的鞋后跟上一样。诸侯营垒和平民营垒都有很多无赖。”²

第三，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往往以激进姿态替代实质纲领，以破坏冲动替代组织纪律，表现为极端主义与派系作秀并存的倾向。

流氓无产阶级游离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注定起无从在劳动过程中积累对剥削机制的系统性认识，其革命行动长于摧毁旧秩序，却无力提出并实践建构新秩序的历史方案。

第三节 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与民族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关联。民族压迫人为塑造了“流氓无产阶级化民族”，使其被迫采取流氓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这使得流氓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可能发挥相对革命的作用，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感召。但其革命性仍有条件限制，存在转化为买办势力的可能性。把握住民族主义维度，是理解流氓无产阶级在殖民地社会和帝国主义国家中呈现出的不同面目的关键。

一、民族压迫导致的流氓无产阶级

在近代欧洲社会上以及今天的欧美社会中，存在着明显的民族差别和种族差别，这种区别塑造了种族社区式的流氓无产阶级，并且在社会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西欧历史上，历来具有将贫困犯罪问题种族化的倾向。亨利·梅休1851年《伦敦劳工和伦敦贫民》中，提出一种“游荡部落论”：“据说，构成全球人口的十亿人中，从社会、道德乃至可能的身体特征来看，只存在两个截然分明的种族：游荡者与定居者——流浪汉与市民——游牧部落与文明部落。”³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认识，梅休的观点引证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最后总结出四种游荡

¹ [德] 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² [德] 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³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Vol. 4 (London: Griffin, Bohn, and Company, 1861).

者的特点：“（1）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种族：游荡部落与文明部落；（2）这两类部落各有其独特的头颅形态，游荡种族以颌骨、颧骨等面部骨骼的发育为显著特征，文明种族以颅骨骨骼的发育为显著特征；（3）每个文明部落通常都附着着一个游荡群体；（4）这类游荡群体常常与较文明的社区成员使用不同的语言，且这种语言的采用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向后者掩盖其图谋与所作所为。……我们，和科萨人、费拉人、芬兰人一样，被游荡群体所包围——我国的“桑夸人”和“芬戈人”——乞丐、流浪汉和被驱逐者，除了从勤劳、有远见的文明社区成员那里掠夺所得，一无所有。”¹

这样一种将流氓无产阶级种族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右翼学者的观点，也影响着左翼运动。即使在社民党内部，也存在一种优生学倾向。Schwartz认为，“Marx曾将“退化”（Entartung）现象理解为资本主义下环境所致的大规模赤贫化的结果；但随着自然科学—科学主义思维模式的政治化，在随后几十年里，“群众贫困化、犯罪与酗酒”越来越少被视为深刻社会变迁的代价，而更多地被“解释为遗传素质退化的后果”。施瓦茨认为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构成了社民党的重要认知纬度，还提出了“社会主义优生学”一词。²

施瓦茨的观点过于激进，论证也颇为片面。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之排斥流氓无产阶级，此种倾向的历史原因是在吸取本文第四章所梳理的流氓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形成的破坏的历史教训的过程中矫枉过正，根本原因乃是由于非列宁式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缺乏自己的强大主体性，为避免党的性质变异而采取的保守措施。这一类型政党由于自己的软弱而不敢于领导流氓无产阶级、改造流氓无产阶级以参与革命，却出于政党纯洁性的关心排斥流氓无产阶级，把他们推到反革命的一方去。这与同期中国共产党的相应政策显现出鲜明对比。但是，施瓦茨的意义在于点出了优生学倾向的确对社民党内部部分成员产生了影响。

其次，由于西欧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性政策，的确人为塑造了“流氓无产阶级化民族”。由于人为的民族侵略和种族歧视政策，塑造了彻底被排斥的、只能被迫采取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民族。如果将是否具有明确的领土、历史上的自治记忆、以及清晰的主权诉求用以区分民族性问题和种族性问题的区别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西欧，这种“流氓无产阶级化民族”的典型是爱尔兰人，而“流氓无产阶级化种族”的典型是罗姆人（吉卜赛人）。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地是在英国生活，他们对于爱尔兰群众的生活方式非常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的指出在英国社会的爱尔兰人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英国，天主教的唯一支柱是社会上的两个极端的阶级，即贵族和流

¹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Vol. 4 (London: Griffin, Bohn, and Company, 1861).

² Michael Schwartz: *Proletarier und Lumpen: Sozialistische Ursprünge eugenischen Denkens*,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Jg., H. 4 (1994), S. 537 – 570.

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由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后裔构成的平民,按其身世来说是天主教徒。”¹并且,他们还多次将彻底的赤贫状况称作“爱尔兰贫困境地”

1856年,恩格斯曾周游英格兰。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件中具体的分析了英格兰人受到的压迫,因为这种压迫而导致的流氓无产阶级化以及其民族热情:

“这个国家由于英国人从1100年到1850年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种战争以及戒严状态的确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这样一来,人民身上获得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尽管他们对爱尔兰充满民族的狂热,但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了……爱尔兰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拥有优越手段的英格兰人竞争;向外流亡将继续下去……爱尔兰人曾多少次想尽力取得一些成就,但是每次都遭到了惨败,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他们由于老受压迫,已经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大家知道,他们现在的专业就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龟奴、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²

二、流氓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的亲和性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流氓无产阶级形成起到相较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流氓无产阶级更为革命的历史作用。在这一点上,1860年代的芬尼亚社(Fenians)运动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案例。芬尼亚社成立于1858年,其社会基础大量来自散居英国和北美的爱尔兰移民中的最底层。这批人正是恩格斯所描述的那些“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龟奴、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的人群。他们在英国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系统性的下位竞争状态,被英国工人视为压低工资的祸源,被主流社会视为天主教的负担,既无法融入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也无法在经济上获得稳定的再生产条件。芬尼亚社秘密会社、地下军事网络的组织形式和以刺杀和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恐怖主义策略与其所动员的人群的社会条件高度对应:这是一群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组织生活、对爱尔兰怀有强烈情感却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出路的边缘人的运动。

马克思对芬尼亚社抱有高度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在1869年11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要前进,必须以爱尔兰从英国分离为前提”³,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作为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对芬尼亚社的组织方式和政治路线保持批判性距离,认为其密谋政治和个人恐怖主义战术带有明显的流氓无产阶级政治的烙印,不可能真正建设起有阶级意识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8页。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98页。

的工人运动。民族解放的历史正当性，并不能自动赋予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组织形式以革命前途。

三、流氓无产阶级的买办性

在殖民地社会中，这种特点更加的明显。殖民地社会中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成逻辑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成条件大不相同。一方面，其中仍然存在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些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仅依附于本国资本，还依附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譬如，在英国就存在着大量爱尔兰军警，他们出身于爱尔兰的民族困境之中，却投靠向英联邦帝国主义势力，成为其维护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在殖民地社会中，由于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大量底层群众不得不在生活形式上流氓化或帮派化，使得贫困群众和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格外的紧密，且难以区分。即在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之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由于自身的贫困处境、经历和与底层阶级的密切联系激发出了一定的民族热情。譬如，在近代中国的上海，既存在“青帮”这样的彻底归顺于帝国主义与买办势力的真正流氓无产阶级，也存在类似于王亚樵组织的“斧头帮”这样的爱国帮派。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借助青帮等流氓无产阶级，大量屠杀进步工人，直接地导致了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与之相对，1932年，在王亚樵的组织策划下，斧头帮于上海虹桥公园刺杀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长官”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因此，在殖民地社会中，争取和改造流氓无产阶级、使之依附于革命方面而非反革命方面成为一个重要的革命议题。

总的来说，在殖民地社会中，阶段性的革命任务是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阶段下，法农在《大地上受苦的人》中提出了要重视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作用¹。法农的理论后来被西方激进左翼所误用。在殖民地社会的民族解放运动阶段中具有独特特点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相对革命性被延伸到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在世界体系中的空间地位、革命的时间阶段上都做了不合理的延伸。

第四节 种族主义运动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种族化的流氓无产阶级问题是由民族化问题衍生的，却比民族化的流氓无产阶级问题更加复杂。如果将是否具有明确的领土（爱尔兰岛）、历史上的自治记忆（古代王国、诺曼入侵前的政体）、以及清晰的主权诉求用以区分民族性问题和种族行问题的区别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是具有国家、民族性的诉求的。这样一种斗争的核心矛盾往往诉诸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流氓无产

¹ [法]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受苦的人》，杨碧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阶级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还不够明显。那么，如果将目光投入到种族性流氓无产阶级问题上去时，我们看到，还有没有自己的土地的，游荡的种族性的流氓无产阶级问题就更加的内生于社会之中，并且阻碍了种族平等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旧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种族压迫导致的种族化流氓无产阶级问题相较于民族化流氓无产阶级问题愈发产生更大的影响。

一、欧洲历史传统中流氓无产阶级的种族性话语

流氓无产阶级的种族性话语是由民族性话语延伸而来的。详细差异在本章第三节已经有所叙述，此处着重叙述二者的差异性。

民族化流氓无产阶级与种族化流氓无产阶级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异。以爱尔兰人为例，爱尔兰人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明确领土基础、历史主权记忆和国家建构诉求的被压迫民族的问题：爱尔兰岛作为历史实体存在，爱尔兰独立作为政治目标可以被清晰表述，流氓无产阶级的民族情感因此有一个具体的政治凝聚点——驱逐英国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正是这个确定的政治目标，使芬尼亚社能够将分散的、无组织的爱尔兰底层移民临时凝聚为一种政治力量。而种族性的流氓无产阶级则面临一个根本不同的处境，由于没有可以“回归”的民族国家，他们的政治目标无法落实为主权领土的回收，而只能在现有国家体制的内部争取平等，或者诉诸难以落地的激进分离主义。这种政治目标上的模糊性，使种族性流氓无产阶级的动员天然地比民族性流氓无产阶级更不稳定、更容易在爆发之后涣散，难以转化为持续的有组织政治运动。

汉娜·阿伦特将种族主义和暴民政治联系起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提出了暴民政治概念，并且指出了暴民（mob）与上层精英、文化精英的联盟。实际上，这样一种构型基本上就是对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的流氓无产阶级与波拿巴主义的分析的延续。德雷珀指出，Lumpenproletariat 在进入英语界的翻译中一般性的翻译为 mob 一词，且在 1860 年代，der Mob 一词进入德语语境。¹不考虑在马克思和阿伦特的理论语境下的内涵差别，单单在语言学的角度上来讲，基本可以将流氓无产阶级一词和暴民一词理解为一致的。相较于马克思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阿伦特的暴民政治的分析缺乏了对这一群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更大程度上将种族主义与暴民政治联系起来。在阿伦特那里，种族主义是暴民宣泄情绪出口的一种方式。宋朝龙精准指出了种族主义的本质是“右翼民粹主义利用民众运动中不自觉的成分，利用种族主义的身份差别，鼓吹身份对立，把民众的愤怒引向其他族群”。²

¹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II: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²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二、流氓无产阶级的种族化过程

然而，这一种族化流氓无产阶级问题还有另一面向，即被歧视种族本身被系统性压迫，走向流氓无产阶级化。而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化也对自身的解放运动和更普遍的工人阶级的联合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罗姆人（吉卜赛人）是欧洲种族化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与爱尔兰人不同，罗姆人没有具体的国家和领土记忆。罗姆人（Romani people）作为欧洲历史上遭受持续性系统性迫害的典型族群，其边缘社会地位的形成是横跨五个世纪的制度性暴力累积结果。自14世纪进入欧洲以来，罗姆人经历了从早期驱逐与死刑、罗马尼亚公国近五百年的奴隶制、纳粹种族灭绝，到二战后各国的强制定居政策与制度性排斥等多重压迫。这一历史进程塑造了罗姆人独特的游荡者困境，最终沦为欧洲典型的种族化流氓无产阶级。

当代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的黑人运动。美国内战之后，随着重建时期终结和“吉姆·克劳法”体系的确立，大量黑人被封锁在佃农制和非正式服务业中，北方城市黑人移民也被主要工业部门和工会组织排斥在外。数代人的边缘化，不只造成了贫困，更塑造了帮派结构、非正式经济交换和对财产秩序的系统性漠视这类典型的流氓无产阶级行为方式。当代美国黑人处于流氓无产阶级境地，是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持续运转的结果。譬如，美国目前有超过两百万在押囚犯，黑人男性的监禁率是白人男性的五倍以上。出狱后，刑事记录作为永久性门槛，将大量黑人男性排斥在正规劳动市场之外，无法租房，无法获得大多数行业执照，无法申请联邦助学金，实际上只能在街头社会的非正式经济中寻找生存空间。《第十三修正案》的条款保留了囚犯强迫劳动的合法性，私人监狱产业的盈利依赖于持续的囚犯供给，地方检察官和警察部门的绩效考核直接与逮捕率挂钩。进去、出来、无处可去，这是一整套自我循环的制度体系。

三、流氓无产阶级化阻碍种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种族化流氓无产阶级的形成，不仅是对被压迫种族的损害，更构成种族解放运动的深层障碍。20世纪60年代，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城市黑人底层中建立起短暂但有力的组织。他们在奥克兰、芝加哥等城市组织城市黑人贫民，建立武装自卫队和社区服务网络，一度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革命左翼组织之一。然而，当这一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力量被彻底摧毁后，黑豹党被摧毁后，奥克兰等城市的黑人社区迅速被帮派文化主导。黑人的种族困境被彻底锁死在流氓无产阶级化的自我消耗中。

2020年“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伴随的大规模抢劫事件极大地消耗了黑人解放运动的公信力，在中文互联网上，这一群体性事件被形象地称

为“零元购”。事实上，抢劫并不只是被外界污名化的无辜行为。城市黑人底层处于真实的流氓无产阶级处境，抢劫、盗窃、吸毒等等一系列行为深刻地嵌入到底层黑人的生存方式之中，而这种生存方式又是黑人组织力量被摧毁、代之以帮派文化后的悲惨处境的必然产物。统治阶级制造了流氓无产阶级化的条件，而流氓无产阶级化的后果又恰好成为镇压挑战这些条件的运动的依据。被制造出来的处境，在政治上反过来锁死了试图改变这一处境的力量，这是种族性流氓无产阶级问题中最深的一个结构性难题，正在系统性地损害运动在社会中的信任度，让更加广泛的联合变得不可能。

民族化流氓无产阶级与种族化流氓无产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存在差异。芬尼亚社虽然也是流氓无产阶级式的密谋组织，但其追求爱尔兰独立的政治目标清晰，且可以通过具体的政治行动推进。流氓无产阶级的民族情感有一个凝聚点，可以转化为持续的政治力量。

种族化流氓无产阶级则缺乏这一凝聚点。无论是罗姆人还是黑人，他们都没有可以回归的领土和国家，其政治目标只能在现有国家体制内部争取平权。而这这一目标相当模糊、抽象，且容易被分裂流氓无产阶级化的底层在动员后及其容易在短暂爆发后涣散，转化为抢劫、帮派斗争、自我消耗，而非持续的政治运动。

第三章 反动政权收买下的流氓无产阶级及其反动性的深化

统治阶级通过物质收买与意识形态询唤两种手段收买流氓无产阶级，形成了一般打手、有组织的黑帮、政治组织这样三种不断上升的递进形态，流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也从资产阶级法权外部上升到被资产阶级法权收纳，再上升到操控资产阶级法权和国家机器。

第一节 统治阶级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收买手段

统治阶级掌控流氓无产阶级依赖两种手段：物质收买提供生存依附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询唤提供精神归属的包装。二者并行运作，使流氓无产阶级从边缘人群转化为统治工具。

一、资产阶级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物质收买和福利制度的异化

就物质收买而言，马克思将其现代国家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收买方式的核心逻辑概括为“馈赠与贷款”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部财政艺术”。以路易·波拿巴为例，波拿巴对流氓无产阶级对收买呈现出从粗放到精密的四个递进阶段。

第一阶段：直接的馈赠与收买。这是最原始、最直接的收买形式，马克思称之为“香槟和腊肠”式的收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其本质是赤裸裸的人身依附，波拿巴用金钱、食物与酒精换取政治效忠，双方关系不存在任何掩饰。这种方式的内在限制在于：收买规模扩大，直接财政支出随之膨胀，且赏赐关系过于透明，容易成为政治攻击的把柄。于是，收买方式向更隐蔽的形态演进。

第二阶段：兴建国家工程。波拿巴任命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主持巴黎城市改造（1853—1870年），拆除中世纪街区，修建宽阔大道、下水道系统与公共广场。然而巴黎城市改造工程的债务积累终将突破财政可承受的上限，奥斯曼于1870年以财务不透明为由被迫去职，即是这一机制走向极限的标志。

第三阶段：通过交易所进行金融投机。收买方式从人身层面上升至市场层面。波拿巴政府通过内幕消息操控铁路建设计划的公告时机，使事先获悉消息的人得以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投机，从中渔利。这种方式将流氓无产阶级中的上层分子纳入金融游戏，以市场暴利代替直接赏赐，使收买关系具有了资本主义外观。然而市场投机所能覆盖的收买范围终究有限，更深层的保障还需要将国家机器本身改造为利益输送的管道。

第四阶段：控制国家财政和金融机构，将私利嵌入国家机器。波拿巴将铁路工程建造权出卖，然而，建造铁路所需的资本并不存在，于是强令银行以铁路股

票为抵押发放贷款。为使银行就范，波拿巴要求将银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银行被免除了公布每周账目报表的义务，以监管豁免换取政治服从。波拿巴提出了“为工人创设‘荣誉贷款银行’的法案”用以迷惑工人，并且成功地短暂获得了痴迷于无息信贷的蒲鲁东的短暂支持。这样，收买关系被制度化地嵌入国家金融体系，国家机器本身成为分配利益的管道，这一切都以公共财政的持续透支为代价，资金缺口越来越难以填补。

这四个阶段揭示了波拿巴主义物质收买的逻辑¹，这样的一整套物质收买的逻辑在今天的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中仍然处处出现。

在此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本文在描述第二帝国是运用了福利国家的概念，虽不符合一般的通行惯例，但也有自己的考量。在通常的意义上讲，波拿巴主义者俾斯麦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然而这只不过是对波拿巴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本人的政策的推进和完成。俾斯麦是完成形态的波拿巴，俾斯麦本人也对波拿巴非常推崇。路易·波拿巴的一系列政策相当有迷惑性，欧洲保守派除了精明的波拿巴主义者俾斯麦之外，几乎广泛地认为路易·波拿巴是一个革命分子，基佐评论路易波拿巴的上台是“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即使对于左翼革命者而言，波拿巴也颇有迷惑性。1852年，无政府主义之父蒲鲁东一度认为，议会共和国是骗局，第二共和国（1848-1851）证明了议会政治不过是资产阶级派系争权的舞台，工人阶级在里面什么都得不到。而政变摧毁了这个骗局，拿破仑三世的政变打碎了议会幻想，这反而是一件好事：既然政治革命无法解决社会问题，那就说明真正需要的是经济革命。拿破仑三世可能是社会改革的工具，他甚至直接向路易·波拿巴喊话，呼吁他推行互助主义的经济改革，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社会革命而非单纯的军事强权上。因此，至少可以认为，第二帝国实现了福利国家的雏形。在此运用福利国家概念乃是正当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福利国家”，并不是真正的对于广大群众的福利，而是一种打着福利旗号的收买—剥夺一体化机制。广大群众在福利制度下不仅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反而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国家在福利制度下的支出要么被资本集团攫取、要么用来收买、制造和维持流氓无产阶级。美国的福利制度是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最为典型的样本。一方面，美国的庞大福利制度体系将国家拖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在美国最饱受诟病的公共福利领域——医疗领域之中，美国的公共支出规模堪称世界之最，然而群众真正能够享受的医疗资源却奇差无比。这笔钱并未真正流向病人，而是以保险赔付、药品采购、住院账单的形式，流入了一个复合资本体系：私人保险集团、制药巨头、被私募股权收购的医院系统。

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更关键的是这笔巨大支出的融资机制。美国政府无力从税收中填补这一缺口，只能进行无限度举债。联邦债务如今已突破三十四万亿美元，每年仅利息支出就超过一万亿，成为联邦预算中增速最快的单一项目。这些债务的主要购买者是华尔街的主要交易商和贝莱德和先锋这样的资产管理巨头。政府由此进入一个结构性依赖：它必须维持债券市场的信心，必须保证国债的可信度，这意味着它永远不能真正向金融资本开征重税，永远不能让通胀侵蚀债权人的实际收益超过某个临界点。

另一方面，这样庞大的福利制度并没有真正惠及工人群众。直接面向贫困人口的现金转移却被刻意压缩到接近羞辱的程度。在有限资源地制度安排下，贫困人口并未从福利中获得真正的喘息空间，而是被推入一个有限资源的争夺场域：城市收容所的床位每晚排队，食物银行的物资定期告罄，街头的特定空间被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分割与控制。在这个场域内部，生存本身构成一种竞争。而竞争意味着选择：那些能够运用威吓、强力或组织手腕，更具流氓气的人在资源获取上更具有优势；他们知道哪里可以拿到物资，知道如何拿到物资，并且知道如何保住自己拿到的东西。相反，那些仍保留着某种规范性行为预期的人——不愿动粗、不善争抢、或者仅仅是体力耗尽——则在这场生存博弈中系统性地处于下风。他们很难维持自己作为人的物质形态的再生产——总之，死掉了。

二、资产阶级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询唤

除了进行物质收买外，波拿巴还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对流氓无产阶级进行询唤。一种是道德的意识形态询唤。一种是投机的意识形态询唤。流氓无产阶级无论是从良还是激进，左右逃不出这种意识形态的掌控。

投机的意识形态询唤，根植于流氓无产阶级特殊的生存处境。不事生产，使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极度享乐而缺乏积累的欲望；享乐的生活方式，又反过来迫使他们持续地将自己出卖给资本家。同时，流氓无产阶级还有铤而走险、成王败寇的严重的赌徒思想。这种特点被马克思称为“lazaroni”式的思想：“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拉察罗尼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¹波拿巴通过两种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收买这些群体。首先，他通过发放士兵奖章、荣誉勋章等方式鼓励镇压无产阶级和农民起义的流氓无产阶级，让其相信自己是在进行充满荣誉感的事业；其次，波拿巴借助伯父的威名，让流氓无产阶级沉浸在恢复拿破仑伟大事业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拿破仑观念”）中。马克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

思指出：“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 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中的一条：“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¹

在投机的意识形态询唤之外，还存在着道德的意识形态询唤。当流氓无产阶级的投机行为失败之后，很容易导向道德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关于这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欧仁·苏《巴黎的秘密》的批判中揭露的最为明晰。《巴黎的秘密》一书中，主角鲁道夫是一个贵族公爵，他扮演平民角色，隐匿于巴黎社会底层，对底层民众进行改造和“救赎”的伪善“救世主”，而其所“救赎”的人群，正是各式各样的流氓无产阶级群体，如妓女、杀人犯、扒手、无业游民等，这些形象生动展现了当时巴黎底层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而在马克思看来，鲁道夫所做的对底层民众的改造，并不是“救赎”，而是通过经济收买、道德驯化、阴谋算计等方式让这些社会最底层秘密社会的群众成为自己的附庸。

在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批判中，尤以对其中“刺客”一人物的转变的批判最为典型。在欧仁·苏的小说中，刺客原本是一个出身底层、以杀人案底而得名的流浪汉，鲁道夫公爵通过稳定的食宿与收入、肉体上的惩罚与驯化、持续的道德说教，最终把这个粗野的流浪汉转变为自己忠实的仆从与保镖。在鲍威尔派的评论者看来，这一转化体现了人性向善的可能，是“自我意识”的道德力量的胜利。

马克思并不这么认为，在马克思眼中。刺客的转变只是一场统治阶级的恶劣的驯化游戏罢了。这种道德感召得到的并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个人，而只是过着卑劣的、附庸的、虚伪的道德生活的看门狗。

一方面，鲁道夫的“救赎”建立在直接的物质收买之上——稳定的工资、食物、居所。刺客之所以服从，首先是因为他从这种服从中获得了生存资料。这直接就是一场经济交易；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刺客”的转变在表面上更多是由于小市民的道德词句的感召，马克思详细拆解了“刺客”被鲁道夫“驯服”的六个阶段，清晰展现了流氓无产阶级被统治阶级收买、驯化的全过程：第一个阶段，让“刺客”练习伪善，抛弃自身原本的粗犷本性，学会迎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第二个阶段，使“刺客”成为鲁道夫绝对忠顺的“狗”，彻底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沦为其私人附庸；第三个阶段，让“刺客”的粗犷却勇敢的率直，被小市民式的礼仪和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37 页。

基督教教义所取代,从思想上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同化;第四个阶段,使“刺客”发自内心地成为被恐惧和世故所节制的谨小慎微之人,彻底丧失反抗意识;第五个阶段,让“刺客”“以文明的方式来领会他对鲁道夫的那种狗式的忠顺”,将依附关系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第六个阶段,“刺客”为救鲁道夫而“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那忠矢不二的有道德的看家狗式的一生”,在对统治阶级的彻底归顺和依附中完成了他的自我价值实现。¹

当现代文化工业兴盛起来之后,这种拉查罗尼式的流氓无产阶级文化以电影等方式成为重要的生活文化,并且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延展。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正式经济体系的合法性遭到严重冲击,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家庭破产,社会流动的常规通道急剧收窄。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好莱坞黑帮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应运而生。乔纳森·蒙比的《公共敌人,公共英雄》²,专门分析1930年代黑帮片(《小恺撒》《人民公敌》《疤面煞星》),他指出:黑帮电影在美国生活中具有重要文化影响。这些影片的社会基础是意大利裔、爱尔兰裔移民的阶级抱负——正式经济对他们关门,犯罪是他们唯一被允许叙事的上升路径,但叙事最终必须惩罚这条路,来重新确认正式秩序的合法性。此后的《教父》系列、《古惑仔》系列等影片,将黑帮文化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推向顶峰,尽管这些系列的导演和制作团队始终强调附着于这类叙事的道德警示,事实是,大众文化并不以悲剧式的理解解读这些作品,反而是看到了其中的一种被美化的“黑帮式创业精神”。忠诚、血性、从无到有的白手起家吸引了数不胜数的忠实粉丝,其背后的暴力、腐败与寄生性则被系统性地隐去或浪漫化。文化工业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经验转化为可供各阶层消费的娱乐商品,从而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美化为对投机式个人成功的幻想认同。

第二节 黑帮：服务于单个资本集团利益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

黑帮的形成标志着流氓无产阶级反动性的深化与制度化。作为特定资本集团统治需求的产物,黑帮本质上是在正式法律保护机制失效或不足的情境中,对私人暴力保护服务实施垄断的特殊组织形态。从西西里黑手党对大地主利益的维护,到美国平克顿侦探及码头黑帮对资本集团利益的效忠,再到上海青帮对买办资本的依附,黑帮的生成逻辑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法权在产权保护领域的内在限度。

一、从单个打手上升为黑帮

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² Jonathan Munby, *Public Enemies, Public Heroes: Screening the Gangster from "Little Caesar" to "Touch of Evi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流氓无产阶级在被统治阶级收买后，其中一部分逐步地转变为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直接用于镇压革命、维护既有秩序。

零散的流氓无产阶级打手是这一统治工具的最初形态。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制宪问题》中的描述所指出的，“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凡是在两个雇主阶级各自坚持对立的利益的地方，被他们雇用的工人之间也就进行着同样的斗争。”¹

这种零星、偶然的流氓无产阶级打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组织化。当金融资本开始统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统治阶级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需要也随之发生了质的转变。流氓无产阶级不再仅仅作为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一种偶然性的临时打手，而是日益转变为资本在国家法律框架之外维持对无产阶级统治、垄断特定经济空间的常设工具。原本零散的简单流通过程中的暴力雇用关系，演化为有组织的、服务于特定统治集团利益的黑帮体系。黑帮是流氓无产阶级政治化的中间阶段，它不同于纯粹的个人犯罪行为，也不同于波拿巴主义那种整体资本家利益、国家行政权力与流氓无产阶级的全面结合；它是一种私人性的、具体服务于特定资本集团的有组织暴力形态，服务于大地主阶级、垄断资本主义阶级、买办资本家等各种形态的剥削阶级。其存在的根本前提是统治阶级在合法经济框架之外的持续性需求。

二、维护大地主利益的黑帮

西西里黑手党的形成，提供了黑帮作为大地主阶级私人暴力工具的最典型案例。1860年代，波旁王朝覆灭，西西里封建土地制度在形式上宣告解体，但实质性的土地控制权仍掌握在原有大地主（latifondisti）手中。国家警力远不足以覆盖广大农村，而农民的土地诉求随着封建制度的名义废除变得更加迫切。在这一权力真空中，大地主发展出以 gabelotto（庄园承包人）为核心的中间人体系：这批人将土地转包给农民的同时，以垄断性暴力压制佃农的抗争诉求，为地主的土地控制提供非正式保障，其网络逐步发育为早期黑手党的组织核心。人类学家安东·布洛克（Anton Blok）在《一个西西里村庄的黑手党，1860—1960》（1974年）中明确指出：黑手党从来不是对抗国家权力的，而是弥补国家权力空白、为私有财产提供保护的机构²；其社会基础是依附于大地主的暴力经纪人。经济学家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在《西西里黑手党：私人保护的生意》（1993年）中进一步概括，黑手党的本质是在产权无法通过正式法律加以保护的環境中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3页。

² Blok Anton, *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1860 – 1960: A Study of Violent Peasant Entrepreneur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4).

对私人暴力保护服务实施垄断的机构——资本利用流氓无产阶级在法律框架之外建立统治秩序的系统化手段，而非对现存秩序的否定¹。

三、维护资本集团利益的黑帮

在美国工业化的高速推进期，垄断资本集团在劳资冲突中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系统化利用，形成了一种与黑手党截然不同但本质相似的暴力外包体系。1892年霍姆斯特德大罢工中，卡内基钢铁公司雇佣三百名平克顿侦探社武装人员乘驳船强行冲击罢工工人，是19世纪末美国劳资冲突史上最著名的暴力镇压事件之一。这一暴力体系的运作远不止于罢工镇压。在纽约港，码头工人联合会 (ILA) 长期被意大利裔黑帮 (尤其是甘比诺和热诺维斯家族) 把持：黑帮控制工会领导层，非但不组织工人争取权益，反而成为压制自发性工人运动的工具。码头公司默然接受这一安排——因为相较于真正的工人自组织，通过黑帮维持秩序的成本要低得多。马尔科姆·约翰逊 (Malcolm Johnson) 1948年的系列调查报道对这一结构有翔实的文献记录。²根据这些文献记录，还形成了经典的电影《码头风云》。资本依赖黑帮管理劳动力市场，黑帮依赖资本的默许维持对特定经济空间的垄断：其维持的根本在于资本对“非法秩序”的持续性需求。

四、维护买办资本利益的黑帮

如果说西西里黑手党服务于传统农业资本、美国黑帮服务于垄断工业资本，那么20世纪初上海的青帮则提供了一个半殖民地条件下的特殊变体。青帮在1920年代前后的上海同时嵌入三个权力结构：法租界当局允许青帮经营赌场、控制鸦片销售，以换取其协助维持租界内的社会秩序；买办阶级借助青帮对码头、仓储和劳动力市场实施非正式控制；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在1927年利用青帮力量大规模屠杀上海工人运动的骨干，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基础的决定性破坏。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买办资本与外国殖民行政权力共同催生并维系了一个系统化的流氓无产阶级暴力机器，其组织化程度从是殖民资本权力结构的内在产物和独立发育的街头犯罪现象之间的有机结合。

从西西里黑手党、到美国黑帮再到上海青帮，广泛的历史案例表面，有组织的黑帮是特定资本集团统治需求下的制度性产物；特定资本集团为黑帮提供默许和庇护，黑帮为特定资本集团提供正式法律框架之外的暴力服务。这一服务于单个资本家利益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是介于零星、松散的流氓无产阶级打手的幼态形式和服务于整体资本家利益特别是金融资本利益的流氓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之间的一个中间形态。

¹ Gambetta, Diego,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² Malcolm Johnson, *Crime on the Waterfront*, New York Sun, November 1947 – December 1948.

第三节 十二月十日会：上升为政治组织的流氓无产阶级

私人的黑帮乃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前身，十二月十日会乃是私人的黑帮的最高形式，因为十二月十日会已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并且在事实上窃取了国家的政权。马克思指出：“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¹流氓无产阶级的组织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服务于单个资本集团，而是以行政权力为枢纽，参与到一套有机运作的国家权力体系之中。

一、独裁者通过流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波拿巴为了掌握国家行政权力，推行极权统治，必须对整个国家尤其是流氓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收买。马克思指出：“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机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团、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买卖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的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流通时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²关于这种收买方式的种种手段，在本章的第一节已经有过论述，再次不再重复。

宋朝龙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实质，其实就是大金融资本对民主运动的误导、蛊惑和利用。”³大金融资本对民主运动的误导、蛊惑和利用正是通过流氓无产阶级作为其先锋队完成的。流氓无产阶级对于这一整套的国家体系的运转具有两大作用：第一，在国家权力之外维持非法的统治秩序。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已经不能很好地调节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这种民主政治的虚假形式已经暴露在人民面前了。而这时候，流氓无产阶级采取非法的手段完成对民主运动的镇压；第二，扮演人民。马克思指出：“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10000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一样。”⁴流氓无产阶级因其底层属性尤其是善于伪装、表演和煽动的街头属性，在扮演人民、煽动舆论、将民意引导向错误的方向方面尤为擅长。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页。

³ 宋朝龙：《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冲击下新自由主义的颓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9期。

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二、收买流氓无产阶级导致国家的债务化

波拿巴的这种收买政策，必须要依赖于国家的债务化。为了维持收买政策，波拿巴做了几种努力：第一，出让铁路的承租权，直接出卖国家资产。1852年，他扶植佩雷尔兄弟（Émile & Isaac Péreire）创立动产信贷公司（Crédit Mobilier），以承销政府债券、控制铁路融资为核心业务。国家将铁路建设和运营权授予私人公司，公司发行股票在交易所募资，建成后的运营收益归承租者所有，国家失去对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只保留了债务；第二，加大国家债务，让第二帝国背上沉重的债务。波拿巴执政期间，法国国债规模大幅膨胀，至普法战争后达到历史峰值；第三，增加苛捐杂税，并且这种加税是在各种各样的巧立名目下，在名义上减税的过程中实现加税。每一项苛捐杂税单独看来都细小琐碎，巧立名目，难以在政治上明确归因于中央政府，却在实际效果上持续压缩底层群众的可支配收入；第四，直接进行诈骗。波拿巴采取了一种与中世纪赎罪券性质相似的手段，发行了七百万张彩票，每张一法郎，名义上资助将巴黎游民遣送至加利福尼亚，实际上却被用来供养这些游民继续在巴黎从事政治差事。连彩票本身也是骗局。“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七百万法郎中扣除应兑现的金条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十张、十五张以至二十张。”¹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第二帝国中“证券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为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一切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渊藪。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²

三、国家债务化导致的金融资本统治

这种债务化对内的后果是金融资本掌握国家权力。波拿巴政策的本质是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将国家出卖和负债化，将债权卖于金融资本家，而将融贷款用于收买流氓无产阶级，而债务留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需要极权统治，是因为需要一个承担责任的债务人出卖整个国家。因为资产阶级官僚的软弱和不负责，所以需要“一个‘伟岸的’敢于承担责任的克里斯马形象作为债务人出卖整个国家。”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3页。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45页。

波拿巴本人对国家权力的窃取，并不代表行政权力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说明金融贵族需要一个有“魄力”的人敢于出卖国家政权。金融贵族对波拿巴非常支持：“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¹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国家政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就是第二帝国：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表面看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只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身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用这种统治形式加以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屈辱，也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屈辱。”²

四、国家政权的流氓化

当十二月十日会帮助波拿巴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立刻就被解散掉了。波拿巴完成了对整个国家政权的流氓化变态。波拿巴上台后，解散了十二月十日会。因为十二月十日会名声太臭。不过，波拿巴的解散是形式上的解散，实际上仍有许多十二月十日会首脑被吸纳进政府核心部门中。

波拿巴收买了军队，掌握了国家暴力机器，从而让法国军队从小农的荣光变成卑劣的强盗。金融资本的发展、国家债务化和对军队的收买对外的后果是帝国主义的扩张。波拿巴敢于出卖国家政权，但是却并不敢于承担政府无限的负债。于是，他将这种债务的成因归结到本国之外，最终导向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当波拿巴甫一上台，马克思就预料到这一点：“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的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迫使他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末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³

1870年，波拿巴发动了普法战争。马克思在《普法战争第一号通告》（1870年7月）中指出，普法战争本身是一场为了“把人民对政府日益高涨的愤慨从内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5页。

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86页。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部转移出去”而制造的王朝战争。战争的结果验证了马克思早年的预言：1870年9月色当战役，拿破仑三世本人在战场上被俘，第二帝国当场崩溃。

波拿巴还收买文化流氓无产阶级完成意识形态统摄。波拿巴除了对一般流氓无产阶级的收买之外，还需要对文化流氓无产阶级进行收买。确切地说，文化流氓无产阶级乃是文化工作者中部分的意识形态阶级构成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¹

由此，在第二帝国中，形成了一整套的、完整的国家体系。这套国家体系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底层打手，以流氓无产阶级皇帝波拿巴掌握行政权力，以文化流氓无产阶级确立意识形态，以流氓无产阶级“在上层的再生”——金融贵族为实际统治者，让国家体系臣服在金融资本脚下。这样的一套国家体系，在政治上表现为极权统治，在经济上表现为异化的福利制度，在外交政策上表现为帝国扩张。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62页。

第四章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引领改造

揭示问题本身并非理论的终点，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应对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惨痛教训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从正反两方面昭示了：流氓无产阶级既非可以简单排斥的异己力量，亦非能够自发追随革命的天然同盟。唯有坚持先进政党的政治引领，建立对其社会构成与行为逻辑的具体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系统的改造与习气清除，方能将这一充满矛盾性的社会力量转化为推动革命前进的积极因素。

第一节 先进政党的引领是改造流氓无产阶级的前提

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为对流氓无产阶级采取何种策略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镜鉴。德国社会民主党因其组织形式的软弱，对流氓无产阶级采取排斥与隔离的鸵鸟政策，最终使这一庞大群体沦为纳粹党法西斯动员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则以列宁式先锋队政党的组织优势，以争取、改造、利用的系统方针，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成功将大量流氓无产阶级转化为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深刻印证了先进政党引领对于流氓无产阶级问题的决定性意义。

一、德国社民党的流氓无产阶级政策

德国社民党因为不敢领导、害怕流氓无产阶级污染纯洁性放弃了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排斥立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逐渐系统化，并与当时兴起的优生学话语深度交织。¹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德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了庞大的城市贫民阶层。这些贫民并非古典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是处于正规生产关系之外的边缘人口：季节性工人、失业手工业者、街头小贩、妓女、乞丐以及各种游手好闲分子。

面对这一社会问题，德国统治阶级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俾斯麦政府于 1883 年至 1889 年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试图通过有限的福利措施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对“社会渣滓”的监控和排斥，将其视为对现存秩序的潜在威胁。

¹ Michael Schwartz: *Proletarier und Lumpen: Sozialistische Ursprünge eugenischen Denkens*,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Jg., H. 4 (1994), S. 537 – 570.

德国社民党早期并非完全排斥流氓无产阶级。在 1878 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社民党被迫转入地下，其外围组织曾与各种边缘群体保持联系。然而，随着 1890 年非常法废除、社民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党内逐渐兴起了一股追求体面性的潮流。

这股潮流的核心人物包括党内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和工会领袖们。他们认为，社民党要争取执政地位，必须摆脱革命政党的激进形象，向工人政党的温和形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流氓无产阶级被视为不体面的因素，成为必须切割的包袱。

Schwartz 指出，这种纯洁性追求与优生学话语的结合在 1900 年前后达到高峰。当时德国知识界盛行着关于“退化”(Entartung)和“种族卫生”(Rassenhygiene)的讨论，社民党内的改良派知识分子也深受影响。他们将流氓无产阶级视为社会退化的产物，认为其贫困并非源于资本主义剥削，而是源于遗传缺陷和道德堕落。

1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民党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政策呈现出排斥的特征：

第一，在组织上，社民党和工会严格限制流氓无产阶级的加入。工会会员资格通常要求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将季节性工人、失业者等排除在外。社民党的基层组织也逐渐向“体面”的工人阶层倾斜，对边缘群体的吸纳大幅减少。

第二，在理论上，社民党理论家将流氓无产阶级与产业工人严格区分，强调二者的对立。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描述为无法组织起来的群体，认为其不仅不具备革命潜力，反而容易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工贼”和“打手”。

第三，在政治上，社民党在议会斗争中逐渐放弃了对底层贫民的社会改革诉求，转而专注于维护产业工人的具体利益。这种工人贵族倾向使得社民党与最贫困的底层群众日益疏离。

这种排斥性政策的政治后果在 1920 年代充分暴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大批失业工人、退伍士兵、破产手工业者涌入城市边缘，形成了庞大的流氓无产阶级队伍。由于社民党长期放弃对这一群体的领导，他们成为各种极端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

纳粹党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提供物质救济(如“冬季救济”运动)、组织街头暴力(冲锋队)、赋予意识形态归属感，纳粹党成功地将大量流氓无产阶级吸纳进其政治机器。冲锋队的核心成员正是这些被社民党排斥的底层青年：失业工人、退伍士兵、街头混混、职业罪犯。他们成为纳粹党夺取政权、镇压工人运动的先锋力量。社民党追求纯洁性的初衷是保护工人运动免受污染，但结果却是将潜在的革命力量拱手让给法西斯主义，最终导致了工人运动的毁灭和自身的覆灭。

¹ Michael Schwartz: *Proletarier und Lumpen: Sozialistische Ursprünge eugenischen Denkens*,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Jg., H. 4 (1994), S. 537 – 570.

德国社民党的失败，不仅是一种政策选择的错误，更是由其政党性质所决定的结构性局限。德国社民党是一个松散的议会政党，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其成员主要是“体面”的产业工人，与流氓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隔阂。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列宁主义式的先锋队政党，没有建立“党指挥枪”的革命武装，也缺乏对底层群众进行系统改造的组织能力。

因此，社民党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排斥，不仅是一种主观选择，更是其政党形态所决定的客观必然。它既无法有效地争取流氓无产阶级，也无法对其进行改造，如果社民党真的吸收了流氓无产阶级，最终只能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因此，社民党对这一群体只能选择放弃。这一结构性差异，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处理流氓无产阶级问题的不同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二、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无产阶级政策

与德国社民党的排斥性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作为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先锋队政党，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流氓无产阶级改造政策。这一政策差异的根源，不仅在于主观认识的不同，更在于两党在组织形态、革命路径和阶级基础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首先，在组织形式上来说，德国社民党是一个松散的议会政党，其组织原则以地方自治和议会活动为核心。党员身份相对开放，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和系统的意识形态训练。这种组织形态决定了它难以对流氓无产阶级进行有效吸纳和改造——既缺乏筛选机制来辨别其中的可造之材，也缺乏改造手段来转化其落后意识，更缺乏纪律约束来防止其破坏性倾向。

中国共产党则不同。作为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先锋队政党，中共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系统的干部培养机制。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了党的意志能够贯彻到基层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则实现了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这种组织形态为争取和改造流氓无产阶级提供了制度基础：通过入党审查筛选可改造分子，通过思想教育转化其阶级意识，通过组织纪律约束其破坏倾向，通过生产劳动重塑其生活方式。

第二，在革命路径上来说，德国社民党走的是议会道路，其革命策略以合法斗争、经济罢工和议会选举为主。这种路径决定了它主要依靠“体面”的产业工人，而难以吸纳处于非法状态的流氓无产阶级。议会斗争需要稳定的选民基础，而流氓无产阶级既无固定居所，也无选举权，更因其“社会渣滓”的形象而损害党的公众形象。

中国共产党则被迫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城市的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不得不转向农村寻求生存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武装斗争成为革命的主要形式，军事力量的快速扩充成为紧迫需求。流氓无产阶级—

—无论是城市游民还是农村土匪——因其一定的军事经验和战斗能力，成为红军扩编的重要来源。这种革命路径的特殊性，迫使中共必须面对流氓无产阶级问题，而非简单回避。

第三，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来说，德国社民党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城市产业工人，他们与流氓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隔阂。产业工人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有工会组织的保护，有社会保险的保障，其“工人贵族”地位使其与底层贫民形成对照。这种阶级结构的差异，使得社民党与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既不了解其生存状况，也难以建立信任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则主要是农民，而中国的流氓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瞿秋白对这一问题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指出，在乾隆嘉庆年间，中国商业发展，城市日益增多繁盛，但是工业没有大发达，破产农民无法“无产阶级化”，只能“流氓化”¹。这一分析揭示了中国流氓无产阶级形成的结构性根源——它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殖民地社会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外力影响解体、现代工业又未能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

因此，中国的流氓无产阶级与同期西欧社会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农民阶级有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密切联系。这种紧密的联系，使得中共有可能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农民的同时，争取和改造与之相连的流氓无产阶级。

三、流氓无产阶级和尾巴主义

从德国社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比中，可以提炼出关于流氓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原则。

首先，流氓无产阶级必须被领导。这一群体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其贫困处境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使其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其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的生存状态又使其缺乏组织纪律和固定价值观，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和利用。没有先进政党的引领，流氓无产阶级的革命可能性无从实现，其破坏性却必然泛滥。德国社民党放弃领导的结果，就是眼睁睁看着这一群体被纳粹党收编；中共坚持领导的结果，则是将大量流氓无产阶级转化为革命力量。

其次，领导不是追随。先进政党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领导，不是简单地追随其自发性，更不是放任其破坏性倾向。流氓无产阶级的“勇敢奋斗”往往伴随着极端主义、宗派主义和破坏冲动，如果政党不能加以引导和约束，就会被这种自发性所裹挟，最终导致革命事业的损失。

再次，领导的关键在于改造。中共的经验表明，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领导不能停留于暂时的政治联盟或军事收编，而必须通过系统的改造工作，改变其阶级属

¹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4-545页。

性。这种改造包括思想层面的阶级教育、劳动层面的生产实践、组织层面的纪律约束。只有通过改造，流氓无产阶级才能从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的游民，转变为具有明确阶级意识和组织纪律的革命战士。

这些原则为后续的具体认知和改造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节将讨论如何对流氓无产阶级进行具体区分和认知，第三节则将阐述改造的具体路径和方法。

第二节 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分析是改造流氓无产阶级的保障

认知先进政党的引领为争取和改造流氓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前提，但有效的引领必须建立在对这一群体的具体认知之上。流氓无产阶级并非同质化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分化；不同历史语境下，其政治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本节将从会党帮派、土匪武装和历史演变三个维度，探讨中共如何逐步深化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具体认知。

一、帮派之间亦有不同——青洪帮革命态度的区别

会党帮派是近代中国流氓无产阶级的重要组织形式，其中青帮与洪帮是两大主要系统。长期以来，学术界和革命实践中往往笼统地将二者视为同类，或简单将其归入秘密结社的范畴。然而，细致的历史考察表明，青帮与红帮在组织渊源、社会基础和政治倾向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它们在革命运动中的不同表现。

青帮的形成历史，需从清代漕运制度的演变和国家能力的衰退说起。清代前期，漕运由国家直接掌控，设有专门的漕运总督和各级官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运输管理体系。然而，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河工腐败、官吏中饱私囊，漕运成本急剧上升，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与此同时，沿海商路的开辟使海运逐渐取代河运成为更为经济的运输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清政府对漕运的控制能力持续下降，不得不依赖地方势力维持运输秩序。

正是在这一国家能力衰退的缝隙中，青帮应运而生。从最开始，青帮最初是漕运水手中的秘密互助组织，以“翁、钱、潘”三姓为祖师，建立了严密的师徒等级制度。随着漕运的衰落，大批青帮成员失业流散，涌入上海等通商口岸。他们凭借在漕运中形成的组织网络和经验，逐渐控制了码头搬运、仓储保管、船只经纪等行业，并与外国资本和租界当局建立了密切联系。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上海为中心的青帮已演变为典型的买办性商业集团。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码头和仓库的控制权、鸦片走私的保护费、赌场和妓院的经营、以及各类商业纠纷的“调解”费用。这些业务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存在于国家法律框架之外，依赖于对非法经济空间的暴力垄断。

这种多重嵌入决定了青帮的政治属性。与洪帮的“反清复明”传统不同，青帮从一开始就是依附于现存秩序的利益集团。它不存在颠覆性的政治诉求，其生存依赖于与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和军阀政权的利益共生。因此，当革命运动威胁到这一秩序时，青帮必然站在反革命一边。

1927年四一二政变是青帮反革命性的集中体现。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首的上海青帮势力，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组织武装，配合军队对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袭，随后进行了大规模屠杀。¹这一事件表明，青帮不仅是一般性的黑社会势力，而是与国民党政权紧密结合的反革命暴力工具。

基于这一认知，中共对青帮采取了坚决打击、分化瓦解的方针。在地下工作时期，中共对青帮上层采取孤立政策，对其下层群众则进行争取，以削弱其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青帮作为反革命组织被彻底取缔。

洪帮则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政治属性。洪帮起源于清初的“反清复明”秘密组织，长期保持着与农民起义传统的联系。与青帮的城市性、职业性不同，洪帮的活动空间更为广泛，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其成员构成也更加复杂，既有游民无产者，也有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

更重要的是，洪帮在意识形态上保留着“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这一诉求虽然带有封建色彩，但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语境下可以转化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动力。“反清”可以转化为反对封建专制，“复明”可以转化为恢复民族独立，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化使得洪帮具有潜在的革命性。

在辛亥革命时期，洪帮积极参与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斗争。湖南哥老会、四川袍哥等洪帮系统组织了大量会众投身革命，成为武昌起义后各地响应的重要力量。这种革命参与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洪帮与农民阶级的深厚联系及其“反清复明”传统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青洪帮的区别，并据此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对于青帮，中共采取了坚决打击、分化瓦解的方针；对于洪帮，则采取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逐步改造的策略。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得到了系统贯彻，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对哥老会、袍哥等组织的统战工作。

二、土匪——中国社会的独特变体

土匪是中国流氓无产阶级的独特形态，也是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性的重要切入点。瞿秋白对土匪问题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指出土匪是“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土匪问题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具有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又与农民阶级保持着密切联系。

胡金波的研究揭示了中央苏区时期土匪问题的复杂性。根据其对于赣南闽西地方文献的梳理，苏区境内的土匪来源多样，既有因土地兼并、苛捐杂税而破产的农民，也有因军阀混战而溃散的士兵，还有因城市失业而流落到农村的游民。¹

这些土匪在组织形态上也呈现出多样性：既有占山为王、固定盘踞一方的坐匪，也有流动作案、飘忽不定的流匪；既有单纯以抢劫为生的纯匪，也有兼具自卫和掠夺双重性质的团匪。更为复杂的是土匪的政治态度——在土地革命初期，部分土匪武装与中共建立了合作关系，甚至整编为红军部队；然而，由于未能经过有效改造，这些土匪武装在国民党围剿压力下频繁叛变，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这种复杂性源于中国土匪的特殊社会基础。与欧洲意义上的盗贼不同，中国的土匪往往与农村社区保持着密切联系。许多土匪本身就是破产农民，其活动空间主要在农村，其反抗对象往往包括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土匪武装可以转化为革命力量；但在缺乏先进政党领导的情况下，其破坏性倾向也会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

中国土匪问题的特殊性，还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中国缺乏西欧式的中等级（市民阶层），农民直接面对国家政权，王朝循环成为历史常态。在这种结构下，农民起义和土匪活动之间存在着模糊的边界——今天的土匪可能就是明天的起义者，昨天的起义者也可能沦为今天的土匪。²

这种历史传统使得中国的土匪具有不同于西欧的政治性。在西欧，土匪通常被视为单纯的犯罪分子；在中国，土匪往往被赋予“替天行道”的正义色彩，成为反抗暴政的象征。《水浒传》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模式，使得落草为寇成为农民反抗的一种可接受形式。³

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必须面对这一历史遗产。一方面，土匪武装可以为红军提供兵源和武器；另一方面，土匪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也给革命队伍带来严重问题。这一矛盾促使中共逐步深化对土匪问题的认识，从简单收编转向区别对待、系统改造。

三、从土匪到剿匪——历史语境转变下的策略转变

土匪群众发生变化。早期土匪多是游民，经过抗日战争洗礼，土战的和汉奸的基本实现分化。土匪中革命分子得到改造。中共对土匪的政策经历了从“争取收编”到“剿灭首恶”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土匪自身在革命形势中的分化。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军事力量薄弱，收编土匪武装成为快速扩大革命队伍的

¹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² 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李立玮、谷晓静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

³ 参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重要途径。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就收编了袁文才、王佐等绿林武装。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地区的本地武装，各有数百人枪，控制着井冈山的主要隘口。他们本是农民出身，因反抗土豪劣绅而落草，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毛泽东通过耐心工作，说服他们接受改编，成为红军的组成部分。这些武装经过改造，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熟悉地形、发动群众、筹集给养等方面。

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争取为主、改造为辅”。在军事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红军对土匪武装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以快速扩充实力。然而，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很快暴露——部分收编的土匪武装纪律松弛、自由散漫，甚至发生叛变事件。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中共对土匪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对旧式武装必须进行彻底改造。¹这一时期，中共对土匪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政策：对愿意接受改造的土匪武装，经过严格审查后予以收编；对顽固不化的匪股，则坚决予以剿灭。

19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这一斗争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对反革命武装的镇压，另一方面也是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改造。通过土地革命，许多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不再以土匪为生；通过劳动互助，游民无产者获得了稳定的生活来源，逐渐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部分土匪武装具有抗日的积极性，可以争取其建立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大量利用土匪武装作为反共工具，在敌后根据地制造摩擦。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对于抗日的土匪，争取其合作；对于投敌当汉奸的土匪，坚决打击；对于中立观望的土匪，则通过政治争取和军事压力迫使其就范。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共对土匪问题的认识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方针。

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政策得到全面贯彻。随着革命胜利的临近，国民党在各地组织的土匪武装成为新生政权的主要威胁。中共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对匪首坚决镇压，对胁从者宽大处理，对投诚者给予出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剿匪斗争基本肃清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土匪问题，也为流氓无产阶级的最终改造创造了条件。

¹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第三节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改造和习气的清除

先进政党的引领为争取流氓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前提，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具体认知为制定正确政策提供了认识基础。然而，争取和收编只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对流氓无产阶级进行系统改造，清除其固有的习气，使其转化为真正的革命力量。本节将探讨流氓无产阶级习气对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共如何进行系统改造。

一、流氓无产阶级习气对革命的影响

流氓无产阶级进入革命队伍后，其固有的习气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这种危害不仅表现为具体的违纪行为，更深刻地体现为对革命组织纪律的侵蚀和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消解。

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贪财好利，注重享乐。流氓无产阶级长期生活在贫困边缘，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形成了强烈的物质欲望和即时享乐倾向。一旦进入革命队伍，这种习气表现为对物质待遇的过分计较，对艰苦生活的不满，甚至为谋取私利而损害革命利益。

第二，愚昧迷信，崇尚暴力。流氓无产阶级缺乏系统的教育，其认知方式往往停留在迷信和巫术层面。同时，由于其生存依赖于暴力或暴力威胁，形成了对暴力的崇拜和滥用倾向。这种习气在革命队伍中表现为对政治教育的不理解、对组织纪律的轻视，以及动辄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

第三，偏重私义，轻视公义。流氓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往往是基于个人恩义的帮派关系，强调对“大哥”或“兄弟”的个人忠诚，而非对组织或事业的集体忠诚。这种习气与革命组织要求的纪律原则形成冲突，容易导致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这些习气在革命队伍中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害。在中央苏区时期，部分收编的土匪武装频繁发生叛变事件，其根源正在于未能有效改造其固有的习气。当革命形势顺利时，这些习气被暂时掩盖；一旦革命遭遇挫折或面临物质诱惑，习气就会爆发，导致投敌叛变。

更为隐蔽但同样严重的危害是对革命组织纪律的慢性侵蚀。流氓无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个人主义倾向，如果不加约束，会逐渐扩散到整个革命队伍，削弱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 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流氓无产阶级习气的影响。

二、对流氓无产阶级习气的改造

针对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中共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改造方法，包括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组织改造和制度建设四个层面。

思想改造是清除流氓无产阶级习气的首要环节。其核心是通过系统的政治教育，使流氓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苦难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命运，而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认识到只有跟随共产党进行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

阶级教育是思想改造的基础。通过诉苦运动，让流氓无产阶级回忆和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将其个人遭遇与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激发阶级觉悟。这种教育方法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得到了系统运用，并证明对改造俘虏兵和收编的土匪武装极为有效。

纪律教育是思想改造的关键。流氓无产阶级习惯于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对组织纪律缺乏理解和认同。因此，必须通过反复的教育和训练，使其认识到革命军队与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正在于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和宣传，正是为了用简明易懂的方式，向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指战员灌输纪律意识。

劳动改造是清除流氓无产阶级习气的根本途径。流氓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脱离生产劳动，以寄生或掠夺为生。这种生活方式不仅造成了其经济上的不稳定，更形成了其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的习气。

中共通过土地改革和生产劳动，为流氓无产阶级提供了转变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机会。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生产劳动使游民获得职业，劳动互助使个体融入集体。在这一过程中，流氓无产阶级不仅获得了稳定的生活来源，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实践培养了劳动习惯和集体意识。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节省运动”和“生产运动”，要求包括红军指战员在内的所有革命者参加生产劳动。这种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生活方式，对改造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习气具有重要作用。

组织改造是清除流氓无产阶级习气的制度保障。流氓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往往是基于个人恩义的帮派关系，这种组织形式与革命政党的要求格格不入。“支部建在连上”是组织改造的核心制度。这一制度确保了党的组织渗透到军队的最基层，使每一个连队都有党的支部，每一个班排都有党员。通过这种方式，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可以直接传达到每一个战士，防止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在基层组织中扩散。同时，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为普通士兵参与军队管理、监督干部行为提供了渠道。这种民主制度既可以防止军官的军阀作风，也可以培养士兵的集体意识和组织观念，对改造流氓无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习气具有积极作用。

制度建设是清除流氓无产阶级习气的长效机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和完善，为改造流氓无产阶级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和奖惩标准。“三大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针对的正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习气: 自由散漫、贪财好利、损公肥私。“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 则规定了革命者与普通群众交往的基本准则, 防止流氓无产阶级的粗暴行为损害军民关系。

这些纪律和规定的执行, 必须伴以严格的奖惩制度。对于遵守纪律、表现积极的, 给予表彰和提拔; 对于违反纪律、屡教不改的, 给予批评直至清除出革命队伍。这种赏罚分明的制度, 对改造流氓无产阶级形成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中共对流氓无产阶级习气的系统改造, 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成效。从井冈山时期收编袁文才、王佐武装, 到中央苏区时期改造大批游民分子, 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改造数百万俘虏兵, 中共成功地将大量流氓无产阶级转化为具有阶级觉悟和组织纪律的革命战士。

这一改造的成功, 关键在于坚持“既来之、则安之、则教之”的原则: 既欢迎流氓无产阶级的加入, 又为其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 更通过系统的思想、劳动、组织和制度改造, 使其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属性。这种改造不是简单的“洗心革面”, 而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

通过改造, 流氓无产阶级从“能勇敢奋斗, 但有破坏性”的游民, 转变为具有明确阶级意识和组织纪律的革命战士,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语

从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十二月十日会”到希特勒的“冲锋队”，再到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的“ICE”，流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被长期忽视或误读的范畴，在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演进中始终未曾退场。本文重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文本，在区分流氓无产阶级三种历史形态的基础上，揭示了其寄生性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流氓无产阶级并非赤贫者的同义语，而是统治阶级超出资产阶级法权体系之外的非法需求的产物。

这一理论澄清的现实意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图景中愈发凸显。2026年初，中文互联网热议的“斩杀线”概念，折射出美国底层群众在信用体系与债务经济中的脆弱生存状态。然而，那些处于“斩杀线”以下的民众，其愤怒并未自发导向对金融资本的阶级抗争，反而沦为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燃料。特朗普政府的ICE冲锋队大量招募底层流氓无产阶级，将暴力矛头指向普通移民与弱势群体，而非真正的压迫者。这一现象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波拿巴主义国家结构的当代再现：流氓无产阶级充当底层打手，行政权力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文化流氓无产阶级在舆论场中完成意识形态询唤，金融贵族则在幕后稳坐实际统治者的宝座。美国联邦债务突破三十四万亿美元、每年利息支出逾万亿的财政困局，与第二帝国以“馈赠与贷款”收买流氓无产阶级的财政艺术如出一辙。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从经济规定上澄清了流氓无产阶级的寄生性本质，将其与一般无产阶级、互助式非生产性劳动者做了理论上的划界；第二，在历史形态上区分了贵族式、家仆式、罪犯式三种类型，揭示了它们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演变机制；第三，在政治分析上揭示了流氓无产阶级从零星打手到黑帮再到政治性组织的递进形态，以及其与资产阶级法权从对立到共生再到操控的辩证关系；第四，在策略层面，通过德国社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比，论证了先进政党引领、具体认知与系统改造三位一体的应对方案。

本文的研究表明，流氓无产阶级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一群体本身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而在于它是一块可以被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的社会土壤。统治阶级可以通过物质收买与意识形态询唤将其打造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暴力工具；无产阶级政党则可以通过先进政党的引领、具体条件的分析与系统的改造，将其转化为可资利用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对游民无产者的争取、改造与利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组织改造”的系统方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遗产。

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当代生命力，恰恰在于它为我们理解金融资本统治下的政治结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工具。当金融资本通过债务化财政将整个国家绑

架，当右翼民粹主义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当底层群众的愤怒被系统性引流到更加弱勢的群体身上，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分析便不再是历史的陈迹，而成为刺穿当代意识形态迷雾的锐利武器。流氓无产阶级既不是浪漫化的革命主体，也不是可以简单斥责的道德堕落的代名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穿透其道德表象与政治姿态，把握其寄生性的经济本质，才能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辨识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可以争取的力量、谁必须被坚决镇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流氓无产阶级思想留给今天珍贵的理论遗产。

参考文献

一、经典著作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 [2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学术著作

[1]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王学泰：《中国游民文化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 [3]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4]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5]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李立玮、谷晓静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
- [6]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 [6] 波利比乌斯:《通史》,杨之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
- [7]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
- [8] [法]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受苦的人》,杨碧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 [9] [美]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 [10]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 [11] [德]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葛斯、朱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
- [12] [美] 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 [13] [德] 威廉·威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14] [苏] 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姚远、丁文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 [15] [俄]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骧聪、任允正、韩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 [16] Juvenal, Satires, trans. Susanna Morton Braun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9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7]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trans. J.C. Rolf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16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21).
- [18]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Vol. 4 (London: Griffin, Bohn, and Company, 1861).
- [19]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II: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 [20] Jonathan Munby, Public Enemies, Public Heroes: Screening the Gangster from “Little Caesar” to “Touch of Evil”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21] Mark Cowling. Marx’ s Lumpenproletariat andMurray’ s Underclass: Concepts Best Abandoned? London:Pluto Press, 2002
- [22] Tim Hitchcock & Robert Shoemaker, London Lives: Poverty, Crime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ity, 169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3] Clive Emsley, The English Police: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 Longman, 1991).
- [24] Gambetta, Diego,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三、学术论文

- [1] 宋朝龙, 吴迪曼: 《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与 21 世纪新版大萧条》, 当代经济研究, 2021 年第 10 期。
- [2] 宋朝龙: 《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冲击下新自由主义的颓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 年第 9 期。
- [3] 郭台辉、张悌: 《马克思的流氓无产阶级概念: 语义演变与当代争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3 期。
- [4] 夏莹、邢冰: 《流氓无产阶级的激进左翼想象及其批判》, 《哲学研究》2021 年第 5 期。
- [5] 牟成文、郭金鹏: 《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三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社会主义研究》2022 年第 4 期。
- [6] 郭春生、罗涛涛: 《马克思流氓无产阶级概念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
- [7] 林增平: 《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的性质问题》, 《历史研究》1962 年第 2 期。
- [8] 郭汉民: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性质与作用》, 《湖南师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
- [9] 高晓晨: 《试析中国共产党对流氓无产阶级的认识——以民主革命时期为考察中心》,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5 期。
- [10] 何成云: 《“流动”的革命性: 论 20 世纪以来社会变迁中的“游民”阶层及其研究》, 《史林》2020 年第 6 期。
- [11] Robert Bussard, The “ Dangerous Class ” of Marx and Engel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 8, No. 6, 1987, pp. 675-692.
- [12] Peter Stallybrass, Marx and Heterogeneity: Thinking the Lumpenproletariat, Representations, No. 31, 1990, pp. 69-95.
- [13] Thoburn N. Difference in Marx: the lumpenproletariat and the proletarian unnamable, Economy and Society, 2002, pp. 434-460.
- [14] Michael Schwartz: Proletarier und Lumpen : Sozialistische Ursprünge eugenischen Denkens,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Jg., H. 4 (1994), S. 537 – 570.
- [15] Gemma Dipoppa, How Criminal Organizations Expand to Strong States: Local Agreements and Migrant Exploitation in Northern Ital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7, no. 2 (2025): 556-571.
- [16] Malcolm Johnson, Crime on the Waterfront, New York Sun, November 1947 – December 1948.

四、学位论文

- [1] 胡金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游民问题的认识与对策——基于中央苏区的考察》, 博士学位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025 年。

五、历史文献

-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